

一九七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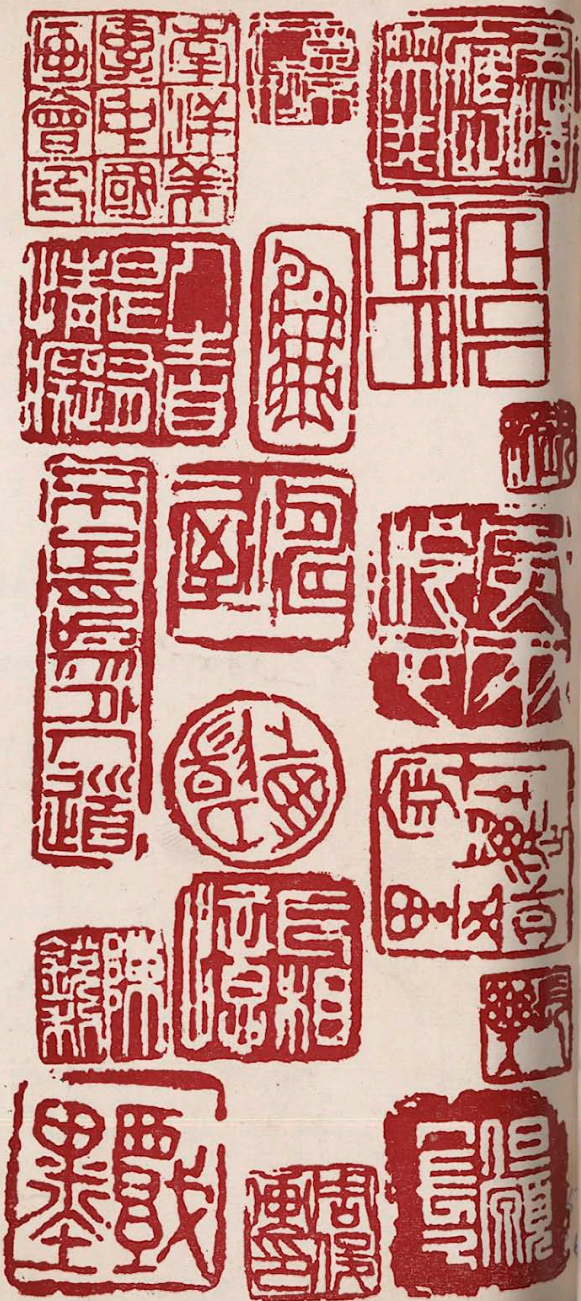
八月號

270 期



# 蕉風

月刊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0期 ● 一九七五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 散文

第一次秋天·方娥真·40

---

### ■ 詩

斷橋·黃昏星·42

---

### ■ 小說

我兒我女·潘友來·44

胭脂賦·鍾瑜·59

蛋·宋子衡·69

---

### ■ 書評

溫任平等著「馬華文學」·張瑞星·80

---

### ■ 風訊·編輯室·82

---



# 蕉風月刊

二七〇期

## 目錄

---

■封面設計·陳銳利

---

■論述

元代散曲文學研究·雲起時·5

---

■電影

破壞行動·邁克·19

---

■專欄

談因緣·鄭百年·22

閒思錄·黃潤岳·30

---

■詩

破題·溫瑞安·32

---

■散文

庭院·藍啓元·37

---



雲起時

# 元代散曲文學研究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元北散曲的來歷

元代的北曲，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一部份是雜劇，一部份是散曲；而散曲實是北曲創作中的一項基礎工作。至於散曲的淵源，在發展上說，是不難找到它蛻變的軌跡的。北曲是音樂文學，因此脫不了樂府性質的傳統。元代以前的樂府，對北曲當然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元以前是宋，宋代的樂府，流行的一共有三種，即詞、大曲和諸宮調，此外還有鼓子詞、傳踏、賺詞等。現在我們將前三種分別地加以探討：

(一)詞——詞有令、引、近、慢的分別。而且每一首詞的前面，都有註明詞牌的名字，如蝶戀花、浪淘沙之類。除了詞牌之外，每一首詞，原本還有根據聲類而定出來的宮調名稱，如白石山中白雲詞等一部份詞的古本，上面就附有宮調的名目。既然詞和曲都必須依照所定的宮調來唱，可見這兩者之間是無關係的。

龍沐勛在中國韻文史上說：「詞爲文人娛賓遣興之資，以清謳爲主，不與舞踏同用。歐陽炯所謂『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案拍香爐』（花間集序）者，可見見其

意趣。南北曲之小令，套數，其應用亦與詞同。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拜見曲律），實與唐五代之令詞相仿，特曲調變易耳。『這麼說來，詞與曲都是要寫得含蓄的，不過兩者的曲調不同，所以才有了分別。』

丘瓊霖在詩賦曲詞概論中說：『大概曲的名稱，孳乳於江左，是在南朝盛行起來的。往後即以曲概稱一切樂府。近人以近體詩爲樂府，近體詩便是曲；宋人以詞爲樂府，故宋人之曲便是詞。和凝好爲小詞，便稱爲曲子相公，是其明證。』這是從名稱方面來證明詞和曲原是互通假借的例子。這種例子，如果舉出來，數目實在很多。周德清作詞十法一書，其實指的是作曲十法；其他的如元詞韻律，陳所聞北宮詞紀，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張祿輯詞林摘艷，笠翁北詞廣正譜，書名用的雖然都是「詞」字，實際上所談論所收集的全是北曲。

再從北曲牌和詞牌的名目來比較，也多數是類似的。汪經昌「曲學例釋」卷二上說：「小令曲牌多出唐宋詩餘，故其體製亦近於詞。」底下這些曲牌，便都是出自唐宋的詞牌：

黃鐘：喜遷鶯、賀聖朝、晝夜樂、人月圓、拋球樂、侍香金童、女冠子。  
正宮：滾繡球、菩薩蠻。

大石：歸塞北（即詞調望江南）、雁過南樓、念奴嬌、青杏兒（即詞調青杏子）、還京樂、百字令。  
仙宮：點絳脣、天下樂、鵲踏枝、金盞兒（即詞調金盞子）、憶王孫、瑞鶴仙、素後庭花、太常引、柳外樓（即詞調憶王孫）。

中呂：粉蝶兒、醉春風、醉高歌、上小樓、滿庭芳、剔銀燈、柳青娘、朝天子。  
南呂：烏夜啼、感皇恩、賀新郎。

雙調：駐馬聽、夜行船、月上海棠、風入松、萬花三台、滴滴金、太清歌、搗練子、快活年（近宋詞快活年近拍）、豆葉黃、川撥棹（即宋詞撥棹子）、金盞兒、也不羅（即宋詞一落索）、行香子、碧玉簫、驟雨打新荷、減字木蘭花、青玉案、魚游春水。

越調：金蕉葉、小桃紅、三台印、耍三台、梅花引、看花回、南鄉子、糖多令。

商調：集賢賓、逍遙樂、望遠行、玉抱肚、秦樓月。

商角調：黃鶯兒、踏莎行、垂絲釣、應天長。

般涉調：哨遍、瑤台月。

從上面這些曲牌的名稱看起來，北曲和詞之間關係的密切，可以得到一個最具體的證明。

但這僅僅是就名稱來指出它們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其實名稱相同的，內容未必也完全相同。現在我們將它們分成三類：

(a) 名稱相同，內容也相同的：點絳脣、太常引、憶王孫、風入松、糖多令、秦樓月、南鄉子、念奴嬌、鵲踏枝、青杏兒、鷓鴣天。

(b) 名稱和內容上大體上相同的：青玉案、憶帝京、粉蝶兒、晝夜樂、喜遷鶯、女冠子、歸塞北（即望江南）、醉春風、夜行船、梅花引、集賢賓、瑞鶴仙。

(c) 名稱相同，但內容完全不同的：搗練子、調笑令、醉太平、賀聖朝、鵲踏枝、感皇恩、離亭宴、六么令、八聲甘州、哨遍、踏莎行、應天長、後庭花、望遠行、烏夜啼、賀新郎、滿庭芳、剔銀燈、醉高歌、女冠子、滾繡毬、天下樂、金壽兒、朝天子、齊天樂、賣花聲、四換頭、玉交枝、駐馬聽、滴滴金、豆葉黃、撥棹子、減字木蘭花、雁過南樓、金蕉葉、逍遙樂、黃鶯兒、玉抱肚、垂絲釣。

至於相反情形，便是有些北曲，名稱雖然和詞不相同，但是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原來是詞的變相，如秦觀的詞憶王孫「香闌」：

萋萋芳草憶王孫，

柳外樓高空斷魂，

杜宇聲聲不忍聞。

欲黃昏，

雨打梨花深閉門。

再看張可久的曲一半兒「野橋」：

海棠香雨污吟袍，

薛荔空牆閑酒瓢；

楊柳曉風野橋

放詩豪，

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



前者的名稱是「憶王孫」，後者的名稱是「一半兒」，完全不同，但是文字形式却一模一樣，連字數也沒有多少分別的。「一半兒」末句雖然多了兩個字，但「兒」字在曲裏屬於襯字，可以不算。

梁乙真在「元明散曲小史」中談及散曲的起源時，提到一個原因，即詞調的轉變。他說：「原來詞的興起，是源於樂府小辭，所以詞之初起多是單調的小令。至北宋而變詞興，後來於單調之外，又有所謂雙疊四疊之分。演至南宋，更於慢詞長調之外，又有所謂四片（即四疊）之「序子」（見張炎「詞源」），如吳文英「鶯啼序」（春晚懷感）一詞，共二百四十個字，可謂極盡慢聲長調之變了。但其「深晦凝重」，也已登峯造極；「物極而復」，於是單調小令的短製，又重新回復起來，注以新的活力而構成一種新詩體——散曲，金元作家便都舍詞而從事於曲的製作了。」接着，他舉了一首詞和一首曲來證明這一點：

先看南唐李後主的「長相思」：

雲一渦，

玉一梭，

淡淡衫兒薄薄羅，

輕聲雙黛螺。

秋風多，

兩相和，

簾外芭蕉三兩窠。

再看元關漢卿的「大德歌」：

風飄飄，

雨蕭蕭，

便做陳搏也睡不着。

懊惱傷懷抱，

撲簌簌淚點兒拋。

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

梁乙真的結論是：「五代小詞和元人小令不但形式差不多，即意境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可知散曲小

令其前身就是晚唐五代的小詞。』我以爲歌曲的前身未必就只是晚唐五代的小詞，不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是不能忽視的。這一點，只要我們細細地將上面這兩首作品比較一下，一定可以看得出來。

清宋翔鳳樂府餘論說：「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這就更進一步強調詞與曲關係之深了。

以上偏重說明詞對曲的影響，至於詞與曲的關係，歸納起來，還有這兩點：

(1) 體製方面：前面已經說過，詞有令、引、近、慢各種體製，有單調一段，雙調二段、三段、四段的，而曲也有一支的小令，二支四支的重頭，公篇。

(2) 音律方面：詞和曲的宮調，可算得都是在燕樂二十八律的基礎上而演變爲用的。宋詞初省用十調，南宋中葉以後，又省用其一，造成宋詞對宮調選用的數目，先後出入於十八及十七之間。至於元曲的宮調，更一再遞減，最後維存有十三宮調之數目，而事實常用者不過九宮調而已。

(二) 大曲——大曲是以組「遍」的形式，集合若干支曲子來歌唱或作舞蹈上伴奏之用的。根據碧雞漫志這本書上所說：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殺衰合在一起，才成爲一套曲子的，就叫做大遍。而在遍裏面，又分成了唱歌和跳舞兩種，即歌遍和舞遍。這說明了當大曲在演唱的過程中，一定載歌載舞，歌和舞是配合着進行的，所以我們因而可以假定大曲盛行的時候，歌劇的意識也已經產生了。

「吳梅曲學通論」上說：（大曲）所用詞牌，有水調謠，道宮薄媚、逍遙樂諸曲……其詞有賦物者，有分詠故事者，初無定則也。」這幾句話，顯然使我們知道大曲中是有詞牌的，這和北曲每一首的必須冠上一個曲牌的名字而又多數是和詞牌名稱相全的情形是一樣的。同時大曲的內容，除了詠物的之外，還有分詠故事，更是顯示元北散曲是專詠性靈而以雜劇專譜故事，其作用上的發展，不是沒有來歷的。

要證明大曲對元北散曲的影響，最實際的方法，莫過於從曲牌上着手。下面這些元北散曲的曲牌，就是從大曲引用過來的：

黃鐘：降黃龍套。

正宮：小梁州、六么遍。

大石：催石子。

小石：伊州遍。

仙呂：八聲甘州、六么序、六么令。

中呂：普天樂、齊天樂。

南呂：梁州第七。

吳梅曾引陳暘樂書的話說：「詞之與曲，犁然爲二，其蟬蛻之漸，不易定斷。雖大曲舞態，與後世不全，而勾放舞隊，已開後人科介之先。大徧諸詞，又爲金元套數之始。」這一段話，更爲重要，因吳氏直接地指出金元北曲的起源，是由大曲孕育而成的。

王季烈在頓廬曲談卷四中也說「……宋時大曲……雖用詞調，而其字數韻數，均與詞不合，又有平仄通押之處，實已開元曲之先聲。而較耕錄所載之宋金雜劇，今雖不傳，度其體裁，必與此等大曲，不甚相遠也。」這裏所說的大曲的字數韻數與詞不合，大曲的平仄可以通押兩點，都是詞與曲極大的分歧，尤其平仄通押一點，更是曲的最大特色，所以王氏才斷言大曲是元曲的先聲。現在我們不妨以「八聲甘州」做一個例子，宋詞和元北散曲中都有「八聲甘州」，但是兩者的差別却很大。先看柳永的詞「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先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凝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全詞一共九十七字，一律押平韻。

再看王修甫的「八聲甘州」：

春閨夢好，奈覺來心情，向人難學，錦屏斜靠。尙離魂脈脈難招，遊絲萬丈天外飛，落絮千團風裏飄。似恁這般愁，着甚相熬。

這首曲子，只有四十七字，而且平仄互押，「好」，「靠」，是仄聲字，「招」、「飄」、「熬」却是平聲字。總之，元曲平仄互押這一點，是元曲在押韻方面的一大解放。

(三)諸宮調——諸宮調被目爲小說的支流，而却是配上了樂曲的東西。依照汪經昌曲學例釋所說，諸宮調應是雜取唐宋大曲中各宮調的曲牌，集合若干隻成「單元」以歌詠風物或播唱故事。它的曲牌雖是大曲中的舊物，不過沒有像大曲組遍的嚴謹規格。



諸宮調產生在宋末，王灼的碧雞漫志上說：「熙豐元祐間，袁州張心人以詠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亡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吳自牧夢梁錄上也說：「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玄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耐得翁都城紀勝也說：「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可見諸宮調一定是熙豐元祐間一個叫做孔三傳的才子所創作的。它流行於北宋宣和年間，南渡以後，留在北方的諸宮調受到金女真音樂的影響，變成金擲彈諸宮調北曲。元以後又受蒙古音樂的影響，使金的北曲，再成爲元北曲。可以說金北曲實在是元北曲和宋末諸宮調的關係中的一座橋樑，而形成元北曲和宋諸宮調彼此間一種承授上的關係。

由於元北曲和宋末諸宮調，女真和蒙古胡樂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作爲元北曲的一部份曲牌名稱，也就自然而然的從宋末諸宮調，女真和蒙古胡樂借用過來的。底下是借用自宋末諸宮調的元北曲曲牌名稱：

黃鐘：出隊子、刮地風、寨兒令、神仗兒、四門子、文如錦、啄木兒煞。

正宮：脫布衫。

大石：茶糜奮、玉翼蟬絲。

仙呂：賞花時、勝葫蘆、混江龍。

中呂：迎仙客、石榴花、鶻打兔、喬捉蛇。

南呂：一枝花、牧羊關。

雙調：攪箏琶、慶宣和。

越調：鬪鸞鶉、青石口、凭欄人、雪裏梅。

般涉：耍孩兒、墻頭花、急曲子、麻婆子。

至於借自女真或蒙古胡樂的元北曲曲牌名稱，有底下這一些：

大石：六國朝。

雙調：風流體、阿納忽、唐亢歹。

越調：拙魯速。

商調：浪裏來。

黃鍾：者刺古。

王元美藝苑臆言說：「金元入主中原，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調以媚之，觀此即爲北調之濫觴」。吳梅也根據王元美的意思，這樣說：「迨胡元入主中華，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舊詞至不能按，乃更造新聲，而北曲大備。」所以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元北曲是一半得自諸宮調，一半得自胡樂的所謂「新聲」的。寫成公式，便是：

調詞曲十曲卷樂二北曲

有了這個公式之後，我們再來看王季烈和吳梅的一段話。王氏說：「……然則元人雜劇，固參合宋金兩邦歌曲之體裁，以成一種新體，因此可知今日劇曲之體，仍由詩詞遞演而來，並非由異族域所傳入也。」吳氏說：「劇曲之興，由來已久，而詞變爲曲，其間遷嬗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世之論者，以其勃起於金元之際，遂疑出自異域，其實非也。」王吳二氏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大家都認爲若撇開音樂的因素不談，元代北曲，還是中原自己的東西。

## 第二節 元北曲文學上的領域

元北曲文學上的領域，簡單地說起來，計有散曲和雜劇兩部份。而散曲原是元北曲中最基本的元素，具有專門研究的價值。

散曲和雜劇，在文學的性質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文學性質上，就有差別了。因爲前者是詩的，後者是戲劇的，彼此之間各有獨立的生命。汪經昌「曲學例釋」二卷一上說：「小令，散套，同屬題詠性靈，不譜故事，故稱爲散曲。至於以套曲形式，配間賓白，專譜故事者，通稱爲套數。套數曲以成一套，套數套以成一劇本，劇有本末，曲因配以緩急，聲情次第，釐然彰顯，是用曲能成套，套套而前後秩序可數，故劇曲實套套爲用，遂致格律益繁，迴與散曲不同。」在這一段話裏，汪氏已經將散曲和雜劇（劇曲）的分別說得清清楚楚。

雖然如此，然而，自古以來，大家都把散曲和雜劇混在一起，合稱爲元曲，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過去一般研究雜劇的人，他們所偏重的，只是雜劇中的唱詞，而且用這些唱詞的優劣去代表整個劇本的優劣。他們還將那些他們認爲好的唱詞收集起來，編成「詞林摘艷」和「雍熙樂府」這一類書，這樣一來，散曲和摘錄出來的雜劇中的唱詞，難免全混雜在一起，而元北曲也就變成了散曲和雜劇的總稱了。

散曲雖然包括小令和散套，但是小令在元北曲中，却別有它的一番特色。關於這一點，汪經昌「曲學例釋」卷二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元曲本以白描爲貴，而小令獨宜俊雅。元曲用韻，本可不忘俗字，用典設詀書燕說，有時亦不可不顧忌，惟小令用韻，獨宜去俗就正，用典宜有出處，此與詩餘相似者。至其取境由近暨遠，如一丘一壑，寄諸堂奧，而情思舒卷，不飾謹嚴，則又如高臥北窓，心遊天表，與詞之深穩自持，詩之拙重大者，又迥然相異矣。」汪氏這段話，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第一方面，他認爲小令和一般元曲的差別，共有三點：（一）風格（二）用韻（三）用典。第二方面，他認爲小令和詩詞有相同的地方。同異之點，包括：（一）用韻（二）用典（三）取境（四）抒情。短短一段話，說明了很多事實。所以讀元曲（特別是元北中的小令）的人，對於以上幾點，是不能不細細加以體會的。

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體裁，都是產生自民間，再經過文人的潤色，而成爲一種較爲固體的格式的。民間的長短句歌詞，自從中晚唐以來，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到了宋代和金代，又受到其他民間曲調和外族樂曲的影響，於是逐漸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文學作品——流行在北方的散曲了。

散曲最初也只流傳於民間，叫做「街市小令」，也叫做「葉兒」。曲調方面，在當時還具有地方性，根據芝庵在「唱論」中所說：「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可見其一些曲調都有它們最初流傳的地點，同時也說明了這些曲調都是民間的產物。底下的一個例子，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出民間作品的特色和同一形式的作品在經過文人模擬之後的差別。

（乾荷葉）乾荷葉，水上浮，漸漸浮將去。眼將你去，隨將去。你問：「當家中有媳婦，」問着不言語。

這首曲子是寫一個輕浮的少年，看見美麗的婦女，便在背後緊跟着，存心調戲她，但當那婦女杏眼圓睜地轉過頭來反問對方說：「你家裏難道沒有妻子嗎？還跟着人家幹什麼？」那少年一時便連話也答不出來了。寫來樸實而生動，一望而知是出自民間的作品。後來劉秉忠也寫了一首「乾荷葉」，但是格調就完全不同了。

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這首曲子一樣是用「乾荷葉」三個字起興的，可是文字已經有了雕琢的痕跡，感情也顯得凝鍊了，分明是出自文人的手筆。



在上一節中，我們曾經談到詞和曲的關係。由於該節所談的是元北散曲來源的問題，所以我們爲了說明曲和詞關係的密切，而着重在指出曲和詞之間的相同點，但是當曲和詞分家之後，曲是曲，詞是詞，彼此到底還是不一樣的。任納的「散曲概論」中有兩個地方談及這個問題，在卷一的「序說」一節中，任氏說：「曲始自元季，而源於宋詞，較其各調體段之長短，則詞有單調、雙疊、三疊、四疊之分，而曲則單調居多，雙疊已少，三疊四疊，更無論焉，南北套中，雖有么篇換頭，與前腔換頭之曲，但既爲換頭，即不啻另成一調，可以舍么篇前腔而獨用，與詞之換頭必與上闕連讀一首中者不同。（亦略有例外，如南曲之四換頭調，特極少耳。）換言之，即曲牌體段，視詞爲短，大抵當詞中之引近而已，蓋詞至南宋，慢曲之外，又有所謂四片（即四疊）之序子。（見張炎「詞源」。「鶯啼序」是其例。）已極盡長調之變。易爲曲體，遽反短製，正是物極而復耳。」作者認爲從段方面來說，曲是比詞短的。這是曲和詞的一個不同點。在卷二的内容一節中，任氏又認爲如果從精神方面來作一比較，那麼「詞斂而曲放，詞深而曲廣」，如果從内容方面來作比較，那麼，「詞純而曲雜，詞精而曲博」。所以他在舉例說明了曲體間必相去不遠，而不知細按之，由詞遞曲；其變遷之驟，趨向之反，實較其他任何兩種文體爲尤甚也。」

詞和曲的差異，到底有哪一些呢？任納一共舉出了四點，並且詳細地加以分析：

(一)詞僅可以抒情寫景，而不可以記事，曲則記敘抒寫皆可，作用極廣也。

(二)詞僅宜於悲，而不宜於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也。

(三)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可，無所不容，意志極濶也。

(四)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極活也。

任氏所舉出的這四點，如果要具體地證明，並不是容易的事，不過文學這種東西，本來就是相當抽象的，只要能心領神會，那麼，個中消息，仍然可以一覽無遺。

關於北散曲的形式問題，我們在下一章中會討論到，這兒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涉及在元曲的領域內的套數的時候，我們又不得不對所謂「正曲」和「輔曲」作一番解釋了。

汪經昌「曲學例釋」卷二上說：「北曲曲牌淵源不一，依其蛻變成曲之迹，曲牌本質亦遂判爲兩類，一類爲板眼完整，音節曲折有致，足以暢情永懷之曲，謂之正曲。一類爲有板無眼，或音節疏簡，僅具頭尾之曲，皆屬輔曲。譜曲家就正曲中諸曲調，除一部裁作單用曲外，更擇其宮調笛色相同之曲牌聯

貫成套，謂之套數。至於轉曲牌調，則配置套數前後，作引子與尾聲之用。」以上這一段話，除了解釋何謂「正曲」，何謂「轉曲」之外，同時也告訴我們套數乃是由正曲和轉曲所構成的。正曲在套曲中間，轉曲在套曲的前後。

在元北曲中，無論正曲或轉曲，都有一些常用的牌調，如果能够熟記這些常用的牌調，那麼，作曲時就方便得多了。

現在，我們將常用的牌調分成三類：

(一)正曲常用的牌調：

黃鐘：喜遷鶯、出隊子、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文如錦、節節高、者刺古、願成雙、賀聖朝、紅錦袍、晝夜樂、人月圓、侍香金童。

仙呂：八聲甘州、混江龍、油葫蘆、天下樂、哪吒令、鵲踏枝、寄生草、六么序、醉中天、金盞兒、醉扶歸、村裏迓鼓、元和令、游四門、勝葫蘆、後庭花、柳葉兒、青哥兒、六么令、上京馬。

南呂：梁州第七、隔尾、牧羊關、玄鶴鳴、烏夜啼、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賀新郎、四塊玉、草池春、鬪金經。

中呂：醉華風、迎仙客、紅繡鞋、石榴花、鬪鶻鶻、上小樓、滿庭芳、十二月、堯民歌、快活三、鮑老兒、古鮑老、道和、朝天子、喬捉蛇。

正宮：滾綉球、倘秀才、靈壽杖、叨叨令、脫布衫、小梁州、醉太平、伴讀書、笑和尚、白鶴子、貨郎兒、塞鴻秋、黑漆弩、甘草子。

道宮：凭欄人、美中美、大聖樂。

大石：六國朝、雁過南樓、喜秋風、好觀音、青杏子、玉翼蟬、歸塞北。般涉：哨遍、耍孩兒、麻婆子、瑤台月、墻頭花、急曲子。

商角：黃鶯兒、踏莎行、垂絲釣、應天長。

商平：子飛樂、青玉案。

商調：集賢賓、逍遙樂、上京馬、梧葉兒、金菊香、醉葫蘆、浪裏來。

越調：鬪鶻鶻、紫菴兒序、金蕉葉、小桃紅、天淨沙、調笑令、禿廝兒、聖棗王、麻郎子、東原樂。

、絡絲娘、綿搭絮、拙魯速、古竹馬、青山石、慶元真、看樞回。

雙調：新小令、駐馬聽、喬牌兒、沈醉東風、步步嬌、夜行船、銀漢浮槎、慶宜和、慶東原、撥不斷、攪箏琶、落梅風、風入松、雁兒落、得勝令、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殿前歡、折桂令、清江引、挂玉鈎序、沽美酒、太平令、亂柳葉、豆葉黃、收江南、胡十八、錦上花、碧玉簫、一捧鼓、對玉環。

(一) 輔曲中之引曲常用之牌調：

黃鐘：醉花陰、八月圓。

仙呂：賞花時、點絳脣、端正好。

中呂：粉蝶兒、醉春風。

大石：念奴嬌、百字令。

商角：糖多令、南鄉子、黃鶯兒、踏莎行。

南呂：一枝花。

高平：木蘭花。

商調：秦樓月。

(二) 輔曲中之尾曲常用之牌調：

黃鐘：尾聲、隨煞、隨尾、黃鐘尾、柶杖兒煞。

正宮：收尾，啄木兒煞。

中呂：煞尾、賣花聲煞。

大石：帶賺煞、雁過南樓煞、淨瓶兒煞、好觀音煞。

般涉：煞尾聲。

商調：浪來裏煞、高平煞、高平隨調煞。

越調：天淨沙煞、眉兒灑煞。

雙調：鴛鴦煞、離亭燕煞、歇指煞、離亭宴帶歇指煞。

仙呂：賺煞、賺尾、上馬嬌煞、後庭花煞。

爲了說明正曲和輔曲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舉喬吉的套曲「合箏」來作爲一個例子：

(南呂)一枝花

合箏

酒酣春色濃、簾捲花陰靜。佳人嬌和曲，豪客醉彈箏。心與手調停，斂袂待弦初定。雁行斜江月影，擲銀甲指撥輕清、按金歌喉數聲。

(梁州第七)歌應指似林鶯嚶嚶。指隨歌似山溜冷冷。同聲相應的涼州令。滴銀盤秋雨瓊珠萬顆。碾淨，間鬬芽一串分明。恰便似卓文君答撫琴相如，黃念奴伴開元壽寧。小單于學鼓瑟湘靈。繹如也以成，遲疾纖巧隨擺指無些兒病。腔兒穩字兒正，一對兒合得着綢繆有情，效鸞鳳和鳴。

(尾)煞強如泣琵琶淚濕青衫上冷。彷彿似鸚鵡聲訛錦單內聽，洗得平生耳根淨。風流這生，乞覷可憎，我便有陶學士的鼻凹也下不得續。

在這套曲子裏面，「一枝花」是引曲，「梁州第七」是正曲，「尾」便是尾曲了。這是屬於最短的套曲。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略去曲辭，只看牌調的排列：

(仙呂)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哪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么

金盞兒

尾聲

在這一首套曲裏，引曲是「點絳脣」正曲是「油葫蘆」、「天下樂」、「哪吒令」、「鵲踏枝」、「寄生蟲」、「么」、「金盞兒」等，尾曲是「尾聲」，只要我們拿上面所錄的表來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不過當我們翻閱元人的北散套時，我們也會發覺有許多牌調的排列，是與上面的表不能相合的。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爲套曲的作法，只要依據某些原則就可以了，不必人人亦步亦趨，一成不變



。汪經昌在「曲學例釋」中所舉的聯套原則，共有四點：

(一)須熟悉曲牌之笛聲，必同宮或同笛色的曲牌，始能相聯。

(二)須熟悉何爲正曲何爲輔曲，導引性質之曲牌，必列在首支，尾聲性質之曲牌，必用以殿後。

(三)須熟悉曲牌來歷，北曲同名異宮之曲甚多，不能誤用。

(四)須熟悉借宮之法，北曲有借宮之法（南曲則爲犯）。卽異宮而同一管色之曲牌，相互通同也。北曲各宮調中曲牌，半數可通假互用，但又非任意可以通假者，此中規律必玩索甚悉，始不致誤聯套式。

所以，如果能依照這四個原則去聯套，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由於這篇論文是專以散曲文學爲對象，對雜劇方面不擬多作討論。

# 破壞行動

希治閣所有作品裏，沒有比「破壞行動」更令人馮京馬涼的了。因爲在一九三六年，他一共拍了兩部電影，「破壞行動」和「特務」，巧的是前者的前身是一本叫做「特務」的書，所以許多人以為電影「特務」就是「破壞行動」。這還不止，在一九四二年，希治閣移植到美國之後，拍了「破壞份子」，更加使人胡塗。最近看了「破壞行動」，覺得很有趣，是大師的小作品，在這裏談談。

它的故事非常簡單：一個秘密從事破壞行動的男人，某次因爲警方監視，逼着派了妻舅替他帶計時炸彈，結果中途爆炸，一巴士乘客全部死亡。他的妻子獲得消息，以刀刺斃丈夫。以希治閣後期的功力，這樣的一個故事，應該勝任愉快，可是在早期，卻在陰溝翻了大船。自然，炸巴士的高潮，已被一般評論公認爲希治閣對觀衆反應最大的一次錯誤估計。除此之外，我個人覺得他對戲裏人物心理的瞭解，是粗略得驚人的，儘管在訪問中分析妻子殺夫含有很重的自殺意味確實十分合理，他並不關心這千人的心態。又加上主戲下筆之重用心理之精——主戲的確拍得很好——其餘的時刻便更令人有看活動佈景之感。

我想我必須對故事作一點補充：除了上面所述，我們還看到扮作商店伙記暗中調查男主

角的警探，千方百計因公濟私地接近女主角，男主角的妻。這個原本可以是英雄的人物，我們的道德觀念不能承認他。所以女主角殺死丈夫之後準備自首，遇到警探，後者多方阻止，兩人並在小巷裏深深一吻，簡直使觀眾震驚；這是在溫情喜劇才有的情節。能够這樣做的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假如「破壞行動」完成於近年，我們必定以為這是希洽閣在開婦女運動的玩笑。

不禁假設：如果男主角一開頭就和她合謀，那麼這個故事將會如何發展呢？她對他的信心，是十居其九會與他合作的。支持她拿起刀來成全丈夫自殺的背後力量，只因為一個枉被炸死的弟弟麼？可能是的。深一層，更有痛恨自己死心塌地信的人，竟原來一直瞞着自己的玉石俱焚的心情。她氣丈夫把她當局外人，氣對自己百般追遂的警探原來只爲了公差。這種自信和自我形象完全崩潰的石破天驚，可能才是促使她犯罪的真正原因。希洽閣在電影裏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暗示，也不給我們空閒這樣想：殺夫一場緊湊的剪輯，是沒有甚麼靈魂的。

希洽閣對技巧運用的精彩，不容被懷疑，可是太多時候，不免有點玩物喪志的傾向。雖然一直佩服好似「驚心動魄」浴室謀殺一類的里程碑式段落，畢竟只是眼前的奇蹟，不是心中的喜愛。他是很聰明的，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所以作品吸引人，又有影評人捧場，偶爾拍了較鈍的電影，東拉西扯也過去了。好像「破壞行動」，巴士爆炸和殺夫兩場因為電影語言用得花巧，後人提起，總是讚它們。整部電影來講，完全沒有平衡，所以也沒有力量。

就如開場的一小段，停電，男主角上樓洗手，洗手盤留下的沙，希洽閣將這些映象剪在一起構成的豐富效果，當然無可挑剔。也因為這組鏡頭，我們很自然地認同了男主角，違反了希洽閣後來處理高潮的用意。「驚心動魄」女主角半途被殺，那一扭轉是令人透不過氣的，反高潮也是高潮，所以成功。「破壞行動」在最末的企圖扭轉，沒有事先的心理描寫作背景，因而是突發的，很淺薄，使人不愉快，也使人拒絕接受。

我之認爲它有趣，因為從它使我不滿意的地方，明白了一些道理。並且，它也有真正有趣的時刻。譬如打字幕，秀費亞薛妮飾霍洛克太太，奧斯卡何蒙卡飾其夫，達斯蒙鐵斯飾其弟，以女主角爲主，後二者甚至沒有名字——可惜女主角姓的卻是男主角的姓。另外，「破壞行動」裏運計時炸彈用的鳥籠，與「驚心動魄」及「鳥」作爲毀壞及滅亡的象徵，不謀

而合。希洽閣對鳥，似乎特別愛好，除了這三部電影，據說五九年的電視片「丙何的椅」就充滿了鳥。極可能，「破壞行動」是他用鳥最早的一次，字條上說「知更鳥一點四十五分也會叫」，指的是計時炸彈一時四十五分爆炸。女主角拿刀之前，鳥籠又再出現，兩次都與死亡連在一起。「鳥」是不必講了，「驚心動魄」除了安東尼柏京斯的小室牆上盡是鳥標本，柏京斯每回殺人用的音樂，也恐怖一如狂鳥尖鳴。女主角在戲裏姓Crate，戲展開在Phoenix，甚至男主角姓Bates，都不是偶然的。

我對大師們的作品，涉足不深，真正用心看希洽閣和雷諾亞，還是因為喜歡杜魯福，愛鳥及屋。故此顛三倒四不在話下，只想檢些專門研究大師者所不屑的皮毛，也就暗喜了。若有錯誤的資料，還望指正。



## 說因緣

學與思專欄

人人皆可以有朋友，可是，人人未必皆可以有知己。朋友可以有許許多多，知己却未必會有一個；能够在四海之內交上一位知己，即使遠在天涯，也會感覺得近若比鄰！常常見面、數數交談的朋友，有時似乎只能是見見面、談談話罷了。遠在天角的朋友，不必通訊，不必見面；在人靜月明的晚上，只要你對着月亮，靜靜地仰視海角天邊，呵，你的遠方朋友就已全部了解了！在濛濛細雨的清晨，只要你對着籬邊的小紅花，深深地展讀花蕊花瓣，唉，你全部的心思已交給紅花，讓它轉交給你的朋友了。

朝夕見面、日夜侃談的朋友也許有許許多多，但是，這些朋友的談話能耐得了多久？人與人之間是因緣的交合，你認識他，你們的緣份可能有十年之久，可能只有一年，但是，也可能只有一、兩天！你認識他，你們的緣份可能可以託妻寄子，可能可以交肝易膽，但是，也可能只可以見見面、談談天、哈哈笑！你們天天在談、天天在握手、天天在見面，還是天天在心交心、肝交肝、膽易膽？如果是見見面、談談天、握握手，即使有十年二十年的緣份，並不見得有甚麼稀奇！如果是心交心、肝交肝、膽易膽，即使一、兩天，也會覺得珍貴呀！那個時候，你會深深地覺得，你不窺此生來了人間走一趟；那個時候，即使你們手分手了

，不管是在天涯海角，也無慮於一陰一陽，只要你舉頭望明月，或者是俯視庭前花，你就會深深地覺得，你有無上的安慰！你有無限的溫暖！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說我有知己存在天涯海角，舉頭望月、俯視庭花就可以讓他完全了解我；那是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說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可以直追古人，與古人並肩爲友，與古人互相神交；那是無可奈何的寂寞孤單。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存有一兩位知己；十年的緣份最好，一年的緣份也甚佳，一兩天的緣份又何嘗不可！學養相當，境界相等，而又可以交心、肝交肝、膽易膽；人海茫茫，如何尋覓！尋覓何易？緣份呵緣份。

每讀莊子書時，總覺得莊子雖然記載了宏富的寓言，雖然記載了深奧的哲理，却也記載了人類歷史最難得的一段奇妙因緣——莊周和惠施。莊周有絕羣非凡的性格，天才、英氣、博學、卓識四者兼備，是中國歷史上絕少有的一位大才子；如此一位絕羣非凡的天才，要交上另一位學養相當、境界相等的才子，除非是上蒼刻意安排，否則就是千年萬年億年修來的好因緣！莊周有如此的大才，應該像許許多多哲人、文人一樣，寂寞、孤單、無伴，然後是上交古人，然後是自我安慰。然而，莊周何幸呵！他有一位學養相當、境界彷彿的惠施；不但如此，他們的交游不只一兩天，一兩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一直到惠施故世爲止！這奇妙因緣不是蒼天刻意安排，而是萬年億年無數沙塵劫所修來的呀！

在學識上，毫無疑問的，惠施遜色於莊周，而且有一段小小的距離。我們看看莊子逍遙遊裏的兩則故事，就可以很清楚地認識這事實；第一則故事是說：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送我一顆大瓠的種子，我種成以後，果實有五石重。果實雖然大，因爲太過脆弱，不能用來盛水漿；剖開來當瓢用，却又平淺不能容物。一點用處都沒有，我把它扔掉了！」……………

莊周提倡「無用之用」的學說；人們但求有用，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亦可以有有用之時，因此，莊子標舉「無用之用」，挽救世人汲汲於追求「有用」而白白流掉了性命。惠施從莊周遊，知此學說甚詳，只是不能了解此學說之道理及其用意，所謂「魏王送我一顆大瓠的種子」相信是他自己假設之言辭，以「果實大而無用，必被拋棄」來反駁莊周，批評莊周

第二則故事說：

惠子謂莊子說：「我有一株大樹，人人叫它爲樗，它的大樹幹擁腫，一點也不合尺寸；它的小樹枝彎彎曲曲，一點也不合規矩。種在路邊，木匠看都不看。慙先生的言論，就好像這株樹一樣，大而無用，所有的人都扔棄的。」……

惠施設譬取喻的才氣，幾乎不下於莊周；看他在反駁莊周時的兩個假設的故事，幾乎都是很準確地命中目標。只可惜的，惠施在學識上比不上莊周，對莊周的思想無法相當了解；外物篇有一則對話：

惠子對莊子說：「慙的言論一點用處也沒有。」莊子說：「知道沒有用處的人，才可以和他談起真正的用處。舉個例子來說吧！我們腳踩的土地，並不是不够廣大，我們人類利用這塊大土地，只是容足吧了！從你插足之地面至遠地裏的黃泉，有用處嗎？」惠子說：「沒用處。」莊子說：「那麼，沒有用處的用處就很明顯了。」

惠施在這裏，耐不住性子，竟直截了當地批評莊周「慙的言論一點用處也沒有」，連設譬取喻也慵懶了。如果我們說惠施在學識上和莊周有天淵之別，那又未必然；如果是如此，惠施根本就無法很準確地批評莊子的思想，而莊子也不會費勁地向惠子解釋又解釋。很清楚的，一個愛多嘴，一個愛饒舌，是兩方變造的事；不是旗鼓相當，是不會如此的。

秋水篇記載了有關兩人的另一件故事，說：

惠施在楚國擔任宰相，莊周去探望他。有人對惠施說：「莊子來此，是想取代你的相位呀！」惠施嚇了一大跳，下令搜了三天三夜的城，想把莊周搜捕出來。莊周親自去見惠施，向他說：「南方有一種鳥，名叫鷓鴣，你知道嗎？這種鳥從南海一起飛，就可以飛到北海；路程中，不是梧桐樹不休息，不是精練果實不食用，不是甘泉也不飲服。有一天，有一隻老鷹在破屋裏檢到一隻腐爛的死老鼠，正想俯身啄食，看見鷓鴣在天空飛過去，立刻仰頭怒目，大叫一聲：『嚇！』要把鷓鴣嚇跑，深

惡牠來搶死老鼠。現在，你就是那隻老鷹了。」

也許在品德上，惠施遠不如莊周；就如那隻老鷹和鷓鴣一樣。不過，我並不十分相信這個故事；如果真有此事，惠施真是不堪入目，更不堪交手了！莊周更如何肯和他侃侃交談！莊周和惠施的友誼是一段奇妙的因緣，從往後交情的發展來看，這段故事似乎不應存在的。但是，我們應該相信，在品德上，他們是有距離的，一段差不多的距離。

學養相等、境界相同，當然是美妙因緣；學養相當、境界差不多，又何嘗不是美妙因緣！人類歷史儘管久遠，古今中外名人儘管衆多，能够兩顆慧星同時出現，又能够同時出現在一起，互相襯託，互相輝映，可就比上帝造宇宙還要困難了！惠施和莊周的緣份，是萬年億年無數沙塵劫所修來的果呵！儘管在學識上有距離，但是，也就因爲這距離，引來惠施無數的問難；也就是因爲惠施的無數問難，引來莊周無數回答的興趣；一往一返，一來一去，儘管有上下，儘管有高低，這緣份、這友情就絲連藕不斷地發展下去！這是修來的，無數沙塵劫修來的福。

徐無鬼篇記載了他們倆人的互相問難，在這一來一往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是有無盡問難的興趣，一個是有無窮解答的雅意：

莊子說：「天下所有的人不必瞄準，隨便射箭就射中目標，我們說，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羿，可以嗎？」

惠施說：「可以。」

莊子說：「天下如果沒有所謂公理；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言論就是公理；我們說，天下每個人都是堯，可以嗎？」

惠施說：「可以。」

莊子說：「如此說來，儒、墨、楊及公孫龍，再加上你爲五人，到底誰是掌握真理？不瞄準、隨便就射中的人，只是巧合不是羿；不照顧公理，強調自己的言論爲公理的，也是巧合，絕不是聖堯呀！……。」

惠施說：「儒、墨、楊及公孫龍來跟我相辯難，我們辯得臉紅耳赤、聲嘶力竭，都



沒法子把我難倒；我問你，我所掌握的難道不是真理？爲甚麼要往「天下如果沒公理」深究下去呢？」

儘管莊子在天下篇批評惠施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不過，從徐無鬼篇的故事裏，我們却可以看出來，一個是有無盡的問難與織，一個是有無窮的解釋、設譬的雅意；這就是緣份，這就是修來的緣份了。

——這種問難的興趣，這份設譬解釋的雅意，有時當然也會稍有挫折；德充符篇就會記載一則莊周「怒氣凶凶」的故事：

惠施問莊周說：「人本來是沒情感的？」

莊周說：「是的。」

惠施說：「人假如沒情感，怎麼可以叫做人！」

莊周說：「天賦給他貌，又賦給他形，怎麼不可以叫做人？」

惠施說：「既然你叫他做人，怎麼可以無情？」

莊周說：「你所說的『無情』，跟我所說的不相同。我所謂『無情』，是說人人不可以用好惡來傷自己的身，只是常常順着自然，不要勉強增益年壽。」

惠施說：「不增益年壽的話，怎麼會有身？」

莊周說：「天賦給他貌，又賦給他形，不要用好惡來傷身。你蔑視你的神，勞役你的精，每天倚着樹、斜着身在那裏高唱自己的學說；老天造就你的形體，勞役它來唱鳴『堅白』的學說！」

也許惠施問難的興緻太濃厚了，打破沙鍋問到底；也許惠施太不了解莊子「無情說」了，左問一句「怎麼可以叫做人」，右問一句「怎麼會有身」；更有可能莊周回答得有點煩悶，所以，才重複地說「天賦給他貌，又賦給他形」。不管是甚麼原因，莊周對惠施的「窮追式」的問難曾經發過脾氣——「老天造就你的形體，勞役它來唱鳴『堅白』的學說」！簡直是在說，你倡導「堅白」學說，是老天爺假借你的身體，來勞苦你，來折磨你；你活該自作自受

儘管鬧了脾氣，把場面搞得有點尷尬，不過，對莊周及惠施他們來說，他們畢竟太幸福了！他們畢竟太奇妙了！我們翻開秋水篇的最後一段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不但擁有一段令人欣歡的友情，更發現他們是天地特地造就出來的一雙人間朋友！故事說：

在一個春風溫拂、晨曦和照的早上，莊周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到郊外踏青去，一路上，行行止止，說不盡賞心悅目的景色。慢慢地，他們來到濠水的小木橋上；悠悠然地，莊周無意地往橋下移目，就在這一剎那，他自自然然地脫口說了一句話：「小白魚從容出游，真是快樂呵！」

「你並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惠施接口取道。

「你並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了解魚的快樂呢？」莊子反駁他。

這個故事本身含有很深很深的哲理，也含有很豐富很豐富的情感。我說，莊子在觀魚後舉頭說話的一剎那，已經領會出人間是一首完整、充實、美麗的诗！在這首诗裏，小白魚在溫暖的流水裏從容地出游，自得其樂；莊子在和靄的春晨裏逍遙地漫步，也是自得其樂。雖然莊子是人，小白魚是魚，但是，這一剎那的莊子不是人，小白魚不是魚！他們是天地間一個生命，脈膊呼脈膊，血液通血液，情感交流，呼吸相應！這時候的莊子，路旁一根茅草可以是一株八千歲的大椿，田間一頭水牛可以是一匹垂天之雲的大犂牛，樹端一隻小鳥可以是一頭背負青天的大鵬；精神所運，情感所託，宇宙可以往來，萬物可以流通。

除了哲理及情感之外，這個故事本身也告訴我們人類歷史的一段奇妙因緣——不是天地所能造設，不是上蒼所能安排的奇妙因緣。儘管惠施日夜伴遊莊周，儘管惠施「學富五車」學養可以直追莊周，然而，惠施在境界上畢竟和莊周有點距離；這一點，也許莊周並不十分清楚。我們看莊周饒舌地設譬解釋，我們看莊周「怒氣凶凶」地責斥惠施，就可以多多少少地知道，莊周似乎不了解他的朋友遠落塵後！莊周似乎太天真了，他沒看清楚落在塵後的惠施，在看見小白魚悠然漫游的一剎那，竟很不小心地說出「小白魚從容出游，真是快樂呵！」

來，惹來惠施一番的多嘴，也惹來莊周的一番饒舌！看那接下去的故事：

「我不是你，固然不能了解你；可是，你不是魚，你當然不能了解魚！」惠施施展他的名家推理方法來。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開始吧！」莊周說：「你剛才說：『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這一問，就已經證明你已經知道魚的快樂了！而你尙且還來問我，那麼，我現在清楚地告訴你，我在濠水上知道了魚的快樂。」

在表達莊子哲學思想及豐富情感上，後面這半截故事已經失去了意義，而且也失去了莊子故事的情趣而淪入名家的辯證方法去了。我說，惠施施展他的名家推理方法是他的多嘴；我也要說，莊周追隨惠施的推理法而去反覆說明辯論，是莊周的饒舌！聰明的莊周，似乎上了老朋友的下當了；莊子是多麼的不小心！

莊周是幸福的，莊周是有緣份的；儘管惠施遠落厚後，儘管惠施還在濠濠細雨中尋覓莊周，但是，他畢竟伴隨莊周同遊濠梁之上，他畢竟數度跟莊周針鋒相對！這是因緣呵因緣，這是無數沙塵劫所修來的因緣呵因緣！當我們展讀徐無鬼篇的一則故事時，我們就知道莊周是何其幸福呀！故事說：

惠施逝世了，莊周送葬到墓地去。他對隨從說：楚國有一個人，有一天，在鼻樑端沾上了一滴如蒼蠅翅膀那麼小、那麼薄的塵埃，他於是找一位木匠的朋友來幫他，把那滴小塵埃取下來。那位木匠雙手提起鋒利的大斧頭，慢慢地旋轉着，旋轉着，等到旋轉得快得看不見木匠，只聽得一陣風在旋轉的時候，「的」一聲，塵埃掉下來，鼻樑不但非常乾淨，連一點受傷也沒有；看看那位楚國人，站在那裏面不改色。這故事給宋元君聽到了，他把木匠召來，說：「請你爲我試驗一次吧！」木匠說：「雖然我會有過此事，但是，被我施展技能的朋友早已逝世了！」唉！自從我的朋友惠施死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施展技能的朋友了！我就再也沒有可以談話的朋友了！

我們說惠施學養相當於莊周，我們也說惠施境界遠遜於莊周；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惠施的存在是莊周的福氣！是莊周的一大快樂！天下篇說：「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慨嘆惠施的，是莊周；惋惜惠施的，也是莊周！這是緣份，這就是善果。

天地間有多少才子在流逝，天地間有多少風流人物在奔流，他們無不是像長江流水一樣，滾滾而去，再也沒有回頭的日子。「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未嘗見我」是一種孤單寂寞之辭；說我託幽情於遠方，寄相思於海角，也是一種自我安慰的藉口；說我上交古人，神遊海內外，更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呼聲；心交心、肝交肝、膽易膽的朋友不在古人，不在海角，更不在故堆紙上！他生活在你身邊，他生活在你眼裏，他能和你一同呼吸，他能和你一道心跳；然而，因緣呵因緣！多少詩人騷客，多少哲人學者，他們留下了成堆成堆寂寞的詩詞，他們留下了整打整打孤單無聊的文章；因緣呵因緣！

六月十五日



# 旅加雜感

黃潤岳

## 炎熱的夏天

照季節，目前仍是仲春。可是，連我也換上襯衣短褲。氣象台報告：氣溫已達華氏八十六度，而且濕度很高。

濕而且熱，真正令人吃不消。難怪每一隻狗都伸長了舌頭！這是近北極的地區，比接近赤道的大馬更熱、更悶、更不好受。我來此避暑，夏天卻跟着我在走。

後園的菜苗，每過幾天就長高了不少。陽光照射在頭上，會使人昏眩。也許這兒的房屋建築是爲了嚴冬，門窗多是一半封閉的，並不十分通風。每天十幾小時的陽光普照，室內溫度，有時還會高過室外。左鄰右舍，全在屋外聚談，還有戴上太陽鏡的。於是，我住的這一條路上，簡直成了海灘。巨大的遮陽傘下，有躺着的，有坐着的。喝冰水，吃雪糕，抽香煙，看報紙……：只差不見海浪，不聞潮聲。

屋前屋後的草地，都接上長長的水管，按裝着自動灑水器，有的在旋轉，有的在前後搖擺，自來水便像微雨般的洒下來。誰也不顧能源危機，誰也不珍惜水。一連幾個鐘頭的灑水

澆草。本來春風一吹就生的青草，卻變成如此珍貴。隔不上幾天，又得推着電動割草機，將叢生的草地修剪成齊平。我聽到那摩托的嘈雜，彷彿便已坐在巴士車上，心煩且亂。

在購物中心，原已有氣溫調節。有的人卻剛剛從海邊走來，赤着上身，赤着腳，只穿一條短褲；女人便在胸前繫上一方布條。我小時聽見長輩們說：二四八月亂穿衣。在這裡，真是亂到離譜；因為也有人全套整齊，還罩上長大衣呢。

已經是子夜了，悶熱到使人難以入睡。休憇餘春，起來把酒和春住。可是餘春如夏，到了真正的夏天，我不知如何消受？

## 夢幻中的秋天

我來加不到半年，卻經歷了嚴冬、陽春和夏的炎熱。我真有些厭倦，可是，有人說：加拿大的秋天最美。

加拿大的國旗，便是一片紅色的楓葉。秋天紅葉，我乃有夢幻。想起童年時住在長沙，秋天遠足便是渡過湘江登上對岸的嶽麓山。橫過了水陸洲之後，遠看湖南大學深藏在楓林紅葉之中，便有說不出的喜悅。走過湖大，便聞流水潺潺，抬頭就看見愛晚亭的橫額。

楓葉紅如二月花。然而花還得靠綠葉來扶持，楓葉卻可獨立的顯示出自己本身的美來。我愛看深秋的紅葉，更勝過二月的紅花。尤其是紅花稍經風雨，便會殘紅滿地，使人立刻沾染了凋零之感；因而嘆春惜春，要和春住。落葉也是凋零的。可是楓葉卻可歷盡幾番風雨。不到嚴冬，不括北風，那怕秋盡冬來，枯枝殘葉，猶可支撐。那怕一株數片，仍不失紅葉之美。而且楓葉落地，鋪地成錦。踏在堆集的楓葉上，沙沙有聲。紅得目眩，軟得人酥。我會禁不住要在地上打滾。

愛晚亭的紅葉，記憶猶新。我又在美國東部新英格蘭區看過漫山遍野的紅葉，我曾有一「異國山河故國情」的詩句。這也是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

我在這裡，還有半年的居留，我想我可以看得到這兒作爲國徽的楓葉。到處楓葉一樣紅。可是童年、壯年和老年的心情，就不會完全一樣了。

溫瑞安

# 破題

每個夜晚總有些美麗的時刻  
淒落得像什麼似的；在黃昏里  
不要笑我們是一群無依無靠的浪人  
我們曾經歌過、哭過  
從風雨裏走過，而今分散過  
各自看一壁熊熊的烽火  
把黃昏燒成一幅憔悴的破落  
每個黃昏裏總有些偉大的時刻

而雨落着，是晚上好夜好夜了  
我和白衣，蟄伏在沒有開燈的房裏  
一列黯淡的天窗，開在桌上燈前  
這便是一個傷感而又現實的宇宙了  
天灰濛濛，所有的聲音

都像是傳自對岸最荒蕪的沙灘上  
曾經在大海怒潮湧上岸來的前一刻  
我在斷柯處處的白色沙灘上

緊緊追問一行足印

是誰遺留下它們呢？

莫不是那使劍的漢子來了？

莫不是那虎一般的漢子來了？

我的興奮像深夜裏一息寒流

怯怯地涼透了我的指尖與咽喉

天灰濛濛，窗外雨落着

房裏沒有燈，我靜靜地聽我唱歌，看我守候

我受傷，我不平與寂寞

也是世人裏許多人的寂寞

我們再也不求世人了解我們的詩了

於是有人開始不寫

不寫的聲音

像老去的幽靈

靜坐在月光中

於是有人把寫了的也焚掉

那美麗的火光

燦爛的剎那

這剎那，莫不是那金碧輝煌的日子臨了？

我們活在一個不適合人住的宇宙裏



打着旗語，在山谷裏點燈。

在那麼夜的黑那麼黑的夜裏

莫不是我所見的都是幻象

而真象就在幻象的最深刻裏

那我已回到最初，看見最初

而我生命已步向最末的沙灘

或者是越走越遠，已靠近煙霧裊繞的

深山了，伐木人叮叮的刀斧聲

在深遠的山間林裏傳來

彷彿在拼命告訴些什麼，告訴些什麼

莫不是訴說我的身世

而遠方的人，知不知道

我這一刻多想你，但不知道

你允許不允許，願意不願意

高興不高興我想你

黃昏末那無數的鐘聲

像一天昏藍暮色裏的葉落無數……………

莫不是你們真的來了

藏在暮色裏不讓我看見

那遙遠而原始的鼓聲

如何在我心頭沉重的近處敲響着呵

莫不是那柄劍，就插在我胸膛裏？

我們會把所有的過剩與緊張

濃縮在脚下的一塊四方踏板上  
我們且化成一快速的長方體  
快速的走過等於快速的絕滅  
我們活着就真的那麼難受麼？

再要誰來打開我的日記

交他一小小的鑰匙

一開則數十年，年年歲歲

你還記不記得歲歲年年裏

你第一聲呼喚的我

莫是跟最後一聲呼喚一樣

暮那麼沉，夜那麼重

你阻擋不了我給回歸的願意

天那麼高，地那麼濶

讓一排排的水聲

送走我一圈圈記憶

風那麼急，風那麼泣……………

莫不是那射虎看雪的英雄們來了

我濃重地喘息着輕輕的耳語

這世界遺棄我正如我將它遺棄

而灰飛烟滅真的來臨時

用什麼，用什麼證明我活過？

用什麼感情來證明我感情過？

我抬頭看到整片灰色的天  
沒有回答我一個字

而夜晚都有一些美麗的錯愕  
如果我是第一個使你落淚的人  
在這冷的秋光裏，雨的蒼落裏  
你在時空陰冷的寒意中聽我的遺言  
像一朵寒顫的星光  
離天地都那末遙遠  
在夜晚也有她溫柔的時刻裏

莫不是我想見的人都是最後一面  
最後一面也只不過是匆匆一見  
而我要啓程了  
你沒有驚喜  
也沒有難過  
更沒有送我  
這世界上的人  
都是無憂無喜的  
在夜晚也有她的沉靜裏

稿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九晚

# 庭院

每個清晨看簷水一滴一滴落下來，整個夜裏的濃霜淚，是這個時刻最令人憐愛。看看花草，看看池裏游魚，看看……啊！林間飛鳥展開翅膀，都作齊天高翔了——啊，細細碎碎，耳畔常常響起的那許多聲音，那麼不經意的又響了起來；彷彿那個人在說，又彷彿是另一個人在唱，就是那般細細碎碎，不經意的響起……

是那聲音，細細碎碎，不經意的在低喚；是那彎彎曲曲的小道，教我不經意地想起：我沒有忘記那條小徑。如果有誰善心地要給我引路，我感謝他，並很願意接受他的幫助。但是，我好像已沒有甚麼可以讓人幫忙的了。誰要給我引路，幫不了的是我的忙。儘管我在森林裏迷失了方向，我知道，會有一陣悅耳的歌聲召喚我。不要誰不要甚麼人來騷擾。那小徑的盡頭，有一座庭院，我只想一個人獨語。

我的眼睛裏只有一朵雲。說那是祥雲，說那是烏黑的雨雲，都由得你。我看不到其他形形色色的繽紛了。從庭院走出來，或走進去，是那麼的困難。走出來，一切古色古香便浮浮沉沉，在山霧裏瀰漫。我的確濕了衣裳，是霧，還是一陣春雨的泛濫？每次出來都托了紅瓦數片——庭院裏的一切，我可以背誦給你聽，若你要聽，不用再去問誰——破的瓦片，傷了



的心。偌大的一座庭院，紅瓦一片片，多少瓦片，多少顆心？上次我早告訴你，血花也是一片片。你看過雪景嗎？聽過甚麼人的心跳嗎？緩慢輕飄的飛花，和那一陣陣的顫動，你一定怪我：怎麼都把它們想在一塊了？

我和庭院之間是大熟悉了。一草一木，一花一樹，朱門樓閣，綠牆紅瓦；每次想起，都幾乎不能自己。庭院裏的故事，朱門裏的哀怨，使我的感情愈陷愈深。我不是個喜歡訴說悲痛的孩子，但有時却說了一些自己不想說的話。我的歌唱來唱去，也只能在溪的那端尋到回音。或許河流訴說着的是一個世世代的謎，在暗潮裏，再也抓不住自己的時候，就明白平靜無波的另一層含義了。

我不是說過從庭院裏走出來或走進去都同樣困難嗎？山林裏的日光隱隱逸逸，在外面，你會訝然驚覺那滿天的窗，金光縷縷，竟那麼好看。在外面，你的另一半記憶卻又藏在瀰漫的霧中。但明知是痛苦，還是進去了再出來，出來了又進去。在裏面，半個院落，還有亭臺以外，疏忽了的就會這樣給疏忽掉了。而在外面，你將看到山林和山林裏矗立着的，那庭院。裏面的和外面的，角度不同，我的觀賞却一樣，是不變的細心與專注。要怎麼樣才能改造心目中的理想國？江山真的易改嗎？問句像點點滴滴的雨洒個不停。而庭院永遠是庭院，庭院在我的心目中永不荒涼。雖然我幾次穿越門檻，見院裏的一切，又幾次踱了出去，在外面看那座院子，形形色色，續續紛紛，儘管是人面桃花的變遷，牆瓦的倒塌，我仍記住那曾經的、不斷地持續下去的輝煌。也許你感覺中我的語言很像誰，我只想說我寫自己，寫自己的世界，我用自己的話——誰又能確認他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語言有時也會騙了自己。慶幸的，庭院沒有語言，她不會騙誰，她只會微笑，有時含淚，像母親和情人般，用無言的呼喚去呵護那至親的人。我是說，那庭院。

但哀傷事總是那麼多。哀傷事，真那麼多嗎？一次的回顧，便引來一次的震驚，每一次的震驚，都略帶幾許茫然的哀怨。也許太唯美的人，是必定被美所傷——這已不是我的嘆詞了，我的燈旁，撲撲搨搨來一絲絲涼風的那瓣青蛾，就說過：太注重感情的人，終有一日被情所傷。我已不懂得該說些甚麼安慰的話了。蝴蝶是花魂，我除了點頭稱是，還能做些甚麼？我的無助又是因為太多牽念而加深的。我自己的舟子，滿是傷痕，負荷再重，也已無妨；我

只求能把穩船上的舵，不讓它觸礁。不要怨我把事情藏在心裏，很多真話，就算說了，也只能換來猜疑，何必呢？那是一種可怕的病、可恨的敵人，自己不知何時，竟也與它爲友！這不免使人想起那條河，那聚在一起影、散亂了的漣漪。錯與對之間的分野，問我也說不清了。有時思索是這樣的困難，又不能不想。

所有的應諾是一個應諾，也就是開始時的那個應諾。我們說過要好好愛惜自己，不要埋葬自己像埋葬一片枯葉。我們說過要好好地寫好好地守住那個家。好好地唱一支動聽的歌，慢慢地把它唱完。很多個不眠夜連接着不眠夜。很多的離別塑造另一個離別。很多人走來，又走了過去。常常燃燈，也常常因爲一盞火而牽引起無盡的悵惘。那些最初也就是最終，也或許不是；我們該怎樣去填滿這最初與最終之間的空隙呢？

七五年三月

# 第一次秋天

初次從馬來西亞來到這陌生又親切的寶島。多風的街頭，走來走去都遇到各處的高樓，石梯一級一級往高處爬。多麼奇異的街道啊，以前我從未走過的。這兒曾經是自己嚮往的地方，如今真的來到時，卻感到自己的家在遠方。

走着走着，擦肩而過的行人都在趕路似的，來回的車輛在急速中奔馳。一切雖然擁擠，但還是井然有條的。秋風迎着人群，秋雨打在涼沁沁的街道上。在這寒涼的小城裡，仍然有那麼多忙碌的聲音。我雙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裡，遊目四顧着各處的人。他們在奔忙的生活中尋求一些什麼呢？在風沙的年代裡能覓到什麼寄托？他們在尋求着一份理想，一份責任，或是喜怒哀樂中的一些無奈呢？而我，帶着滿心的泥濘，在初次體會的秋天裡，彷彿有太多的陌生要去適應，即使是這突臨身上的秋天，能給我多少不相識的驚喜或突然而來的悲哀？我自己也品茗不出是什麼滋味。走着走着，在不知通向那兒的長街上，窗窗戶戶，無一處不是人家。

除了抽緊心胸的思念以外，最震動我心的是這兒的人情。多少世代過去了，中國人臉上那份敦厚的光輝依舊如傳說一般相傳着。熟悉又親切的鄉音不絕於耳。走過長街，可以看到

路旁巷裡的小販擺着攤子，那些小販們，不論大小的年紀，都殷勤的在生活中體驗着歲月的賦予和侵蝕。尤其年紀大的老人，魯鈍的露在多風多雨的街頭上叫喊食物的價格。爲什麼這麼大的年紀不能詳坐在溫暖的客廳中逗着孫兒玩，卻凍着生繭的雙手，他們蹣跚的步伐怎能挑起生活的担子呢？看到這些情景，總不由自主的有一份辛酸的感覺。但他們臉上卻溢滿了一種對生活熱誠而又滿足的笑容。有朝一日，當我也像他們一樣的年紀時，我會有什麼感覺呢？現在我還是一個女孩子，所以總覺得老了什麼都不美了，常想還是不要活得那麼老吧，這也許是因爲稚嫩的心靈忍受不了成熟的憂慮的緣故吧。我這麼愛美；愛鏡子，實在不喜歡想像紅顏鏡老，夕陽幾度之後的各種情景。

秋天的長夜裡，還有另一些小販，午夜時分他們挑燈路過，在長長的街道上拉開嗓子，一聲聲悠遠模糊的應喝着，似乎難於疲乏。滄桑的喊聲喚起古代的長街，同樣情景的喊聲遙相應，遙遙的延續，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現在，永遠沒有盡頭，又彷彿盡頭在某一個更遠的地方。

偶爾在一些地方，還能看到古中國那些輝煌的建築，稀落的屹立在這個熱鬧繁華的現代都市。國父紀念館那充滿威嚴的氣勢，它頂上的飛簷卻一片豪情俠意，使人彷彿望見從前江湖的傳統。故宮博物院的狀麗喬阜，走近時，總有一份想向帝王匍匐下拜的衝動。啊，從前多少金碧輝煌都被悠久的年代薰過了，如今沉甸甸的屹立在小部份現代人的記憶裡。你可會看到一些街旁的店門前，垂掛着中國古代式樣的小燈籠。那麼雅緻的燈籠，卻在蒼涼的秋風中伶伶仃仃的搖着，像在守望着什麼，每天望到的卻是遺忘它們的行人，不經意的來來往往。

除了這一切，在都市裡，有的便是車輻，行人及各種現代的聲響，構成我心目中一幅秋韻的圖畫，夾着濃烈的思念。在這秋天的圖畫中，可有照向我家的燈火，在夜晚的夢中爲我引向遙遠的歸程，讓我回去那兒一輪。



黃昏星

# 斷橋

很多故事在偶然間發生

回到古時，我們門前的那盞燈

每夜亮給誰看？

江水淡淡的流過去成了無聲話語

霜會告訴妳這是冷漠的冬天

每年都會來的，這是

我們很久沒有回歸的家

每次當妳讀着我底長信時

我在雨中走回故國的土地

一把傘要迴避這天地間夜雨的記憶

一個自己忘了好久的名

也不知家人住在那一個家鄉，這麼久了

世界永遠是屬於一座城

所謂天涯，就是要人走遠路

尋尋覓覓，一天過去了我們恨夜長

一座城會在三更後敲淒涼的鐘，打壯烈的鼓

我們並非這城裡的人，此去經年

當月隱去，我們不再擁有

城裡的風，在流光裡

我們不敢相望彼此眼中的

江湖

而所有的結合都在時間中澹泊

我們熟悉的臉，陌生的一生

一個歡笑，永會化成一朵落雨的雲

如要回眸，回眸總是一個遠遠的去

秋天除了落葉以外

還有甚麼？

還是以前，我們門前那盞燈

家人都沒有訊息。回到童年時候

我們攜手走向田園的小路

多雨的泥路中有破落的樓台

有小時的風景，當我們踏上

廿年後的斷橋

所以一切都回到自然了

後院沒有雁群，窗外沒有過客

所以一切都回到古時了

妳在城外，想我們家門的那盞燈

風雪過後，春天就會到來

我悄悄地走過……

潘友來

# 我兒我女

1  
放學鐘聲响時，蒼蒼的古樹下那個少年早已靠在那兒。如果誰知道他靠了多久的，知道 he 靠着沉思些甚麼，只有他自己了。次層三層樓上走廊的人群嘩啦湧現。呼叻蓬蓬後又消失了。

等到四周的人影去絕，整座校園突然開深闊起來，空沉沉，靜悄悄的。放眼望去便不能制止。視線一洩去了老遠——只感到想呼——一口氣，好遼闊的一片綠茵。想多少英雄、多少豪客在這上面跑過？常常站在遠處探望幌動着、衝撞着的身影此時是無踪無跡。途經的歸鳥一聲吱啾，便久久迂迴空閒……視線追隨着小鳥飛到樹枝上棲下來，方省起身旁的古樹。再觸及昏黃的暮色，頓感到好一片上古的荒涼和野寂。……

校園外驀地衝進一連串刺耳的汽車喇叭聲，把他自思古裡吵醒。他厭惡地對外掃了一眼，也無可奈。它偏還再吵了一陣才離去……向晚的風吹過，便有小小的葉小小的花，輕飄飄的墜了下。再回到綠草綠樹中，天色和雲彩調得柔柔軟軟的。漸漸地，他一隻手支在古樹幹上站直了起來，突然想到空曠曠的綠草坪上去走，去跑，去跳，去滾，去叫……也許一直去

到古代了，也許到了山野、河川、禾田間……他不自覺忘我的跨了幾個大步，身子郎大大擺了幾擺——顯得極不調和——便止住了。雙眼變的漠茫茫一片，呆滯在天空；近是天空，遠也是天空，就那樣斜立住。那一片影子也是彎彎的——

沉沉的心上，一種很熟悉的一輕一重的脚步聲愈來愈响，越來越近。他回過身一看，果然是妹妹，正一拐一拐的走來。長到她肩上的髮束因身子擺動不由的自己一把一把掃蕩着，左左右右，像鐘擺。來到他面前，輕輕叫了聲：「哥。」看看兄長的臉色。她善解的低垂下頭。

「我們回去吧，哥。」

「好。書都收拾好了？」他隨意問問，看了妹妹手中一大疊書，伸手接過部份，便同時走向校門。餘暉從他們身後來，撞在他們身背上，黑映出一雙不文雅地擺掃着的身子，在他們眼前。

幾個同學踏着腳踏車經過，都回過頭笑笑招呼，或說一聲：「我們先走了，盈盈，再見。」

他們的家就在學校後街，轉兩個彎就到了。街上一些同樣在趕回家或者閒着出來散步的行人，不時多看這對走路時身子一個左傾，一個右傾的孩子幾眼。臉色都是怪怪的，（還不自覺）陰陰的心自然便現露在那上面了。

因為洪生的右腿發育不全，走起路來，右腳踏下地時身子便會向右邊大大傾倒過去。一個不小心，整個頭突然撞在擦身過的一個男人身子。他忙低聲道歉：「對不起，先生。」那男人站住，瞪了他一眼，再看看他的腿，也就沒有發作，走開了，施了份憐憫。洪生恨恨的緊了緊拳頭，咬了咬牙根，瞪着那人的背影。盈盈扯扯他，低聲說：

「哥，走吧。」

他們轉第一個彎時，後面突有人喊：「盈盈，盈盈。」他們停住，跟着跑來一個手中也拿了二本書的女孩子，喘着氣停在他們身前，呼阿呼叫的接下去說：「果然是妳，盈盈。呼，我的車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只好走回家。」

「我們一起走吧，妳的家在那裡？」盈盈問。



「後街，這樣走下去，再轉一個彎，最後一間大大開的就是了。」

盈盈有點意外：「哦，我們同一條街的？」

「是阿？呼——呼——」她自管還很得意的接下去說：「我遠遠看到妳走路的样子就猜是妳了，果然是妳。」

盈盈剎那覺及有隻針頭突的刺在薄弱的心坎上。潑一聲刺進了，心中楚楚痛。

爲了避免盈盈走路時撞及她，她還把自己隔了一段距離。朝洪生望望，問：「妳的哥哥是嗎？」盈盈冷冷答她是。她朝洪生裂嘴笑笑。洪生冷冷望她一眼，不說一句話。

又轉了一個彎，盈盈本能地加快脚步。

「盈盈，要放假了，妳要去那裡玩嗎？」芬音興緻勃勃地問。

「那裡也不去。借了這些書看。」她拾拾手中的書，再指了下記長手中的。芬音只自顧接下去說：

「我爸爸要帶我們先去郊外野餐，海邊游泳，然後去爬山，然後……」她翻起左掌，捉着書的右掌伸出食指，每說一處便引下一根手指，計數着。

盈盈和哥哥這時停住了脚，說：「我們到家了。」

「到了？」芬音不勝驚異。

她不信的張望着盈盈指給她看的圍籬裡面豪華的洋樓。不信的指着問：「這是你們的家？」

「是的。」

「你們的家？」芬音再不信的問一聲。

「怎麼？」盈盈難再掩藏不快的神色。

芬音把右食指抵在下唇輕擦着，以爲盈盈沒有發現的偷瞄了一下她的左腿，說：「我以爲，我以爲你們的家，你們的家……」

洪生早已推門入去，盈盈打斷說：「我進去了。再見。」進了去。倏地感到傷心起來。向一旁躲去，把書往臉上一蓋就要哭出聲來。突然覺得肩上被人一搭，忙抬頭一看，見是哥哥，便想強隱住激動的心情。

「哥——」

「我們慣了，盈盈。」

洪生牽起她的手，走進屋裡。

——是一對令父母親不忍心看的身影。

## 2

從戲院出來，等到擁擠的人群散了，抬頭一望，高高站在不遠處的鐘樓正指着十一點三十五分。盈盈突然拉拉哥哥的手，興奮的告訴他：「哪，爸在找我們。」

洪生順着妹妹指的方向望去，見父親還在四處轉頭探望，顯然還沒發現他們。他把妹妹一拉，避開了父親可能發現的範圍，對她說：「我們走回去，這邊。」

「這——這麼黑了……」盈盈輕說了句。

十一點半過了，不管如何是夜了。長長的路到彎口，也沒有一個人影。靜靜的街，悄悄的夜，只有兩個一左一右粗糲地擺動着的人和影，發出不均的脚步聲，响赤一街……突然聽到一聲驚叫：

「媽——啊——啊——」

洪生和盈盈吃驚的同時抬頭望去；聲音是發自左邊屋子的一個開着窗口裡。只見一個婦人懷裡畏縮着一個小身影，像指着他們，恐懼地說：

「媽……那……那是甚麼。」

「唉呀，有甚麼可怕？傻孩子。」只聽到婦人像鬆了一口氣，哄着懷中的孩子說：「那是兩個拐脚的人呀。你看他們站時彎彎的。」

「我以爲是……是怪物……」孩子還怯怯的說。

「快去睡，快去睡。」婦人邊說邊關上窗。還聽到她的聲音傳出來：「不知那裡來的臭孩子，這麼晚了還出來嚇人家的孩子……」

洪生怔在那兒。他心中恨。他心中怒。他心中更悲。「我們真是這麼可怕嗎？」他悲憤的在心中嘶喊，讓呼聲衝激滿一心，心似欲裂爆開來。

盈盈從哥哥身旁鬆開。她對於寂荒沉沉的夜街還是感到怕，強過於心中那股被人看作畸

人的悲恨。

「哥哥，爲何不讓爸載我們……」她有點埋怨的說。

洪生看了妹妹一眼，眼中滿是光熊熊的怒火。但是對於這個妹妹，他永遠深深愛護着她，他沒發作，強柔下了語氣：

「盈盈，就快到家了。」

盈盈只想盡快回到家，便加快了脚步，洪生只得隨她——使他們看看，在深寂的夜晚，有一種恐怖的身影，和脚步聲。

——突然：

「不要出聲！」

突然出現兩個青年拿着刀尖指着他們。盈盈還是被驚嚇叫了出聲：「啊——」緊緊偃向哥哥。

洪生也驚住了。

面對着洪生的那個青年把刀交到嘴咬住，立刻上上下下在洪生全身搜。另一個也不管盈盈是女孩子，伸手便在盈盈的哈啦哈啦褲袋亂搜着。

「哥——」盈盈驚叫着。

洪生一衝身，把那青年撞開。「你找死。」在他身前那個搶匪怒叫一聲，一拳揍在洪生臉上，他被打跌在地面。

「哥——」

「再就叫刺死你們！」被洪生撞開的那個低沉着聲音，惡惡地喝，邊握着手中的刀子。盈盈再不敢叫，身子怕的抖了起來。

另一個把洪生自地面抓了上來。「你想死！」他沉怒喝道。

「媽的，兩個才五塊。」

「把手錶脫下來。」

當發現洪生和盈盈都沒戴腕錶時，他們怒怒的將洪生猛力一摔，臭罵了句，才轉身離去。盈盈衝到跌在地面的哥哥身前，聲音顫抖的問：「哥，你不要緊吧？」却見洪生眼中落

下兩滴淚。「哥哥——」她驚叫。

「不要緊，盈盈。」他站起身，感到好生傷悲。

「我們走吧。」

盈盈緊緊拉着哥哥的手臂，他們的脚步聲响，响赤了夜。再轉了彎，遠遠看見父親和母親在外面張望着，盈盈興奮的低聲叫：「哥，我們到家了。」

洪生默默。家一步一步近，父母親急急忙忙的在趕過來。

### 3

午時的白陽光由窗口流入，滿浮在房間。

洪生坐在床上，一抬眼便望出窗外。對面住的是一對年青夫妻和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一家大大小小的常互相嘻戲的追逐着。歡笑的聲浪一陣陣自窗口打入，洪生雙耳都是，那些樂趣的燼……他的床是尾向着路口放的。雖然母親很不喜歡這樣放；說死人才有雙脚向路口睡的。但凡事都拗不過他。他這時手上還拿着早上等在門外如預算中收到的一封信，一次復一次去拆開來看，又摺好它。想想一陣，又拆開來看，然後又摺好。盈盈在一旁困惑的偷留意着哥哥的神情。他們不是同房，但她一天到晚都留在哥哥房裡——讀書時作功課，現在放假了，也一整天躲在哥哥房裡看書。無他，一種互相依賴，憐護的感覺令她如此。洪生又再次拆開信看，心中一狠，肯定了甚麼猜疑的答案，凝思着，臉上的血色一濃一淡，一濃一淡的迅速起退着。盈盈正想開口，雖然聽到房外二弟的聲音在叫：「拐脚哥，拐脚姐……」叫到這裡像被罵了一聲。「……開門阿，媽媽要和你們說話。」接着便是蓬蓬的敲門聲和轉門的聲音。「開門阿。」

「阿生，開門呵，阿媽有話跟你說。」母親也出聲了。

盈盈退開了椅子，走向門。洪生趕忙阻道：「盈盈，等一下。」他慌忙把信摺好塞入信封，再住床底深塞去，拿了本書才示意妹妹開門。盈盈滿臉困惑的轉過身把門打開。

「媽。」

「嗯，怎麼門鎖了？」她滿臉慈祥的笑問道。「你們在看書啊？」她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啊喲，阿生，早上床還沒沒收拾的啊？」她發現洪生床上皺皺的痕條，便走到床邊彎下



身子這理一下，那理一下把它扯好。

洪生這時淡漠的開聲叫了一下：「媽。」

她暗一驚愕於兒子的聲音，稍怔，趕忙掩飾過去。「來來來，坐下。」她拉過洪生在小沙發上坐下，也把盈盈拉坐下。跟進來的幾個梯級般的弟弟和妹妹這時亂嘈嘈地叫着：

「爸爸要帶我們去板城玩，拐腳哥拐……」

「阿平！」十二歲的洪平被母親一聲大喝止住。這幾個弟妹已經叫慣這樣「拐腳哥」「拐腳姐」「拐腳哥」「拐腳姐」的。洪生和盈盈一直不會表示過怒意已是難得，要在心底也不恨却是太過苛求。「通通出去。」她再下令。然而孩子們只是靜了下來，誰也沒挪步出去。她看看也就不勉強他們了。看得出這群孩子有多被疼愛。

「阿生，阿盈，」她各拉了一下他們的手說，「阿平阿鳳他們吵着你們爸爸帶他們去玩。我們看既然是放假了，所以就答應明天帶他們去板城玩二三天。」她說話像是客客氣氣的，洪生只感到心中一絲絲不快在織起來。「我們決定全家人都去。所以來告訴你們一聲，準備一下。」

洪生毫不想過就斷然說：「我不去。」

他母親微止住了笑臉，又趕忙擠出來，柔聲問：「爲甚麼不去？那裡不舒服了唎？」

「沒甚麼，只是不要去。」幾年前帶着一顆戰戰兢兢的心參加班上的旅行團到板城。爬極樂寺時，已令他喪失所有辛辛苦苦聚起的興奮和意志。人們如蟻群般的雙眼生嗜着他活生的小心靈；嘲笑地望着他，憐憫的望着他，興趣的望着，驚奇的望着他，閃避的望着他——一級一級爬上石階。他只感到滿腔悲憤，滿眶熱淚。悲憤的回身跑下極樂寺，驚險的動作更引起旁人一陣嘩然。他就那樣躲在旅行巴士裡，一直到行程結束回家。這件事他就再也不能忘記。

「放假了，就該去散散心，玩玩。」他母親勸着。

「我說不去就不去。」洪生發作得很快。聲音充滿了不快，氣掉開頭。他不會去強制它。屢次這樣對母親無禮也不會感到不該。

「好，好，不去就不去。不去就不去。」她忙又一次的順了兒子。一份多年來的疚歉在

心，一直叫她多方面的遷就這對長兒女。「那我叫阿英留下來。如果不去，要好好照顧自己；吃飯、沖涼、睡覺要自己好好照顧。知道嗎？」

「我會。」他冷漠的說。

他母親心一沉，緩緩再轉頭對盈盈說：「那盈盈你自己準備妳的吧。」

「媽，我想……」盈盈吞吞吐吐的拉着聲音——她到底是女孩子。「我想我也不去了。」

「不去？有甚麼事？」她睜大雙眼。

「沒甚麼事。」

「沒甚麼事就去！」她試試施壓力，又不忍過重。

「媽，我，我不想去，」她低下頭，「我想不方便——我的腿……」

「那有甚麼不方便！」

相持了一陣子，終拗不過女兒。深深暗中又嘆了一口氣，唯有答應了，也讓她留在家中。其實她何嘗不知，盈盈一直只跟緊哥哥，離了他，像誰也不信任，誰都不會愛她，誰都不會和她好。她離開洪生的房間，在房外對着門嘆了一口長長的氣長長的氣。這對兒女一直令她耿耿於懷。

#### 4

對面那對小孩高揚的嘻笑聲逐漸輕去。洪生下樓來，見着母親，不願意的說了聲：「我去學校。」

他母親立刻推滿笑容答道：「去接妹妹啊？」

他一拐一拐走出，八歲的洪洲追上來。「拐腳哥，帶我去好嗎？」他站在洪生身前問。

洪生不作思索的就揮了下手，粗聲說：

「不可以。」便自走開。出到門外，遇着父親回來，照說了句去學校。冷漠漠的語氣和從他父親玻璃車窗洩出來的冷氣對沖着。

「要小心車輛啊，阿生。」他父親也是那麼小心的囑咐着，還等他轉了彎才進去。抱着一大把東西下車。洪洲跟在他身旁不停咕噥着：

「拐脚哥很不好，叫他帶人家去學校也不可以。」  
他父親瞪了他一眼，微責備道：「怎麼可以這樣叫哥哥的！」

「二哥教我們嘛，他大。」洪洲滿不在乎的答道。洪立這時正衝跑出來，親熱的直喊着爸爸，爸爸，還伸手替父親接過一部份抱了滿懷的東西。他父親立刻疼愛的張笑起來，只那樣輕輕帶過一句：

「唉，你們——」

進門見妻子正跨上樓梯，便叫住她，把兩盒雞精拿過去；是給洪生和盈盈的，叫她放在他們房裡。她上了樓，低頭看了樓下一眼；丈夫已和孩子們鬧在一團了。孩子們蓬蓬蓬的跑步聲迴響了滿屋子。

打開門進洪生的房，她的一抹笑容一剎那開活散了。習慣地喜歡這邊替他摸摸一下，那裡替他整整。房裡除了書籍，就是一大堆唱片，拿起一看都是音樂一類的。發現唱機蓋還開立着，她便輕輕把它蓋下去，順手蓋上面抹了下，看看有否沾了塵灰，她就一陣不喜歡。但是她從不強兒子順她。自生了最小安安，去見了陳醫生回來後，她和丈夫更樣樣事事順着洪生和盈盈——有如在照顧摯友的兒女，那麼容氣，那麼遷就他們。這種愛是反常情的。洪生常常生恨在心。盈盈還好，她是女孩子，今年才讀初中三，凡事都順從點，就是不肯離開哥哥作伴。女人家迷信，洪生和盈盈，兩人的出世給家庭帶來好運固然使夫婦倆對他們疼愛。然而，如今這一份愛顯得有所顧慮。

她走到洪生桌旁，掀開紙蓋看，裡天還剩有兩瓶雞精。便把手上的一盒在身前放下，移開那祇剩下兩瓶的盒子放到這上面；打算等一起放回去。然而移開那盒，壓在下面的一封信使她把它放在身前這盒上面後，便停止了下一個動作。她知道洪生一向不肯交朋友。雖然這年上了高一，態度依然那樣冷冷。過往的年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會有一封信，即使說全學的賀年卡也不會有一張。她疑惑的把它拿在掌中，一種母性的本份使她不遐思索就拆了開來看。先看信末，註名是某報醫藥服務版的王醫生。一下子突有一片陰影蓋上心胸，心想難道洪生患了甚麼暗病？不由的擔憂起來，把信看下去。

初看起來，令她感到很驚異，又困惑。那是一段引言，這樣寫：「……現今社會，節育

是明智之取……」再看下去，她越看越驚。「……來信所提問的服藥墮胎，中藥是有的。然而通常孕婦不甚了解。往往出事……」她手發抖，看到這句，心中吃驚不已，漸感到害怕；她懼恐萬分地把信看完，雙手顫抖的很劇烈，很亂，不時相撞了一下又一下。她使力把雙掌住桌面按住，才止了，却引到身子不停抖動起來。驚惶的神情湧到臉上，緊緊聚着那張蒼白的臉；有如一張猙獰、恐怖的鬼臉正一步一步向她嚇來……滿臉都在湧流着紅紅的鮮血的鬼臉……

……突然一陣蓬蓬蓬的上樓聲把她驚醒，慌張的趕忙把信草摺好放回，呆立着，顯得多麼無助。門推了開，安安進來。她鬆了口氣。其實早聽出不是洪生的腳步聲，就是不能不驚。

「爸爸要載我們去走走，我去啊，媽媽。」安安拉拉母親的手問。

「好，去吧。」

安安一溜煙的跑下了樓。她聽到丈夫高高的聲音喊：「走。走。」也很小心的把信順着奮摺痕摺好放回，把雞精盒放回。爲了使洪生不發現她看了信或移動了那盒雞精，她便新的一盒雞精只疊在那上面。

下了樓，聽見籬笆門被推開的輕响，知道兄妹倆回來了。她有一種想逃避的感情，匆匆往廚房去。然而偷偷看到他們跨上了樓梯，又難禁慣常的跑出來問一聲：「你們回來了啊，阿生，阿盈。」

「是的，媽。」他們同時站住，回過頭來，盈盈應道。

洪生淡淡應了句：「是的。」她突然好像看到兒子惡狠狠的瞪了自己一眼，一驚，心呼的跳出聲來。連忙掩飾，有點失常的接連說道：

「你們爸帶弟弟妹妹他們兜風去了。」

「飯就要好了，一下子就下來吃。」

「你們爸才買了雞精給你們，看看還有甚麼要買的。」

## 5

亂竄着的風砂中，洪生一步步的趕着回家。烏黑的天空已初落下雨水，地面一朵朵



暴開的水花迅速地漫延起來至化成一整片濕地。盈盈今天在圖書節置班。放學時，見就要下大雨了，他就叫妹妹留在學校，在食堂用午餐，免得等下了大雨，趕到圖書館又是一身濕漉漉的。

他手上多提了妹妹的書包，趕起路來，顯得有點吃力，到家急急弄開鐵門，便一股勁往屋裡衝。跳跳踢踢的，才一個大步越進門，地面突然拉起一條索把他絆住。身後兇猛的衝勢一把把他撞個正着，把他向前拋去了老遠，跌了兩滾倒在地面。兩旁跳出十歲和九歲的洪成和洪興，拍着手笑，邊跳邊喊：「捉到了，捉到了。」學着昨晚電視裡一部牛仔片的鏡頭。

洪生這一跌，撞在小腿前骨上，骨痛攻心，把他的臉劇烈的扭曲了，一時爬不起來，憤恨的仇視着兩個弟弟。咬緊牙根想爬起來，體重一壓下去，又是一陣刺心的劇痛使得他又跌回去。洪成和洪興二個打着槍的手勢指住他，大叫：「舉手，舉！噢——爬不起來了，爬不起來了。」洪生心裡恨到絕只恨不得雙手把他們扼死！他看到母親吃驚的臉色慌慌張張跑近身旁扶起他。他不喜的瞪着母親，一把掙脫了她雙手，辛辛苦苦的，吃着那陣陣肉痛，大拐大拐上樓去。眼眶裡洶湧着熱騰騰的淚水，心中重重地被傷害了。

他母親蹲在那裡，雙手盲目的亂捉着四散的書本，雙眼望着兒子一痛一痛地一級一級攀上樓去，再也忍不住落下晶瑩一閃的兩滴淚珠。

洪生雙眼含滿晶光的呆呆坐在床上。母親一聲聲，一次次上樓來催他下去吃午飯，由柔聲而至沙啞，而至低低的哽咽。後來阿英上來，他暴發的怒吼：「不吃！」

只這一聲而已。房外是哭聲是罵聲是哀求聲他充耳不聞。房內一室很深很深的默靜。他把那封信又接下去看百遍，千遍，又悲又恨，擠在心頭。

五點四十分洪生下樓。他母親不敢多說，照常問了一聲：「去接妹妹啊。」聲音有點哽住。他望了母親一眼，更覺得這句話問得很討厭。不由的冷冷又看了母親一眼。這一眼已够使她心碎。

自暮色中轉回來，盈盈看到哥哥的臉色，知道一定又為着甚麼事惱恨，而且一定是他的右腿引起的。便輕聲說：「哥，你常叫我別為我們的腿傷心。你自己也該不要常常想太多。」

「我沒有，真的。」洪生辯道。突然緊緊的捉住妹妹的雙掌。

回到家，盈盈掏出在食堂買的糖果給安安——她比較疼這個妹妹。洪成看到便衝過來一把搶走。安安一聲暴哭起來。洪生看了便粗聲喝道：「洪成！快還給安安。」

「不還。我吃——」洪成一副霸強的神情。

「你還不還給安安！」

洪成突然抬眼望望洪生的右腿，伸着那包糖果，挑戰道：「哪，你捉得到我才還。」說着便張勢準備逃跑。

「你真的不還？」洪生眼已現紅絲。也許剛才積着的恨意連引發了。

盈盈看看哥哥兇極了的臉色，便拉拉他說：「給他吧，哥。」邊低下身哄安安。

洪生已衝向洪成。洪成巧小敏捷的身子精靈的在兄弟姐妹群中四處竄逃着。洪生一拐一踢，一拐一跳的窮追，滑稽的動作引得在旁的姊妹們不住拍手叫好，助威。洪生的怒火已衝離頭骸，瀰漫了四周，漸漸地濃縮，濃縮成恨。一大口氣一大口氣粗野的喘着，誓死要把洪成捉着。突然一不留心，洪成被絆倒在地。洪生一幌閃到了他身前，十根手指聚滿了力緊緊抓住洪成的前領把他拉上來，惡惡的瞪着叫：「捉得到嗎？捉得到嗎？」他的臉迫到洪成臉前，一口一口的熱氣向他吐着。洪成還嘻嘻笑着，把那包糖果東藏西躲，偷偷的就在洪生的右腿上狠力大大一踢。洪生本已怒火烈燒，這時一把掌揮盡了全身力量，掃在洪成臉上。跟着胡亂一摔，只想摔死他也不在乎。

洪成跌落地面，暴叫的高聲哭喊起來。這一摔正好被剛進門的父親看到了。他氣憤憤，又驚又怒的衝到洪生身前，大聲吼道：「阿生，你怎麼可以這樣打弟弟，哼！」手掌一揮，掃在洪生左頰，响起尖烈的「叭！」一聲。他母親衝出來正扶起地面的洪成，這時也氣極罵道：

「你怎麼可以這樣打弟弟。」

洪生被打了個踉蹌，大白白中張吊着雙圓黑黑的眼珠，勢欲凸出的瞪着父親。眼眶湧出一大行一大行的眼淚，是痛加恨加悲釀成的。

盈盈驚呆在一旁。洪成被母親扶了起來，移近洪生，出其不意的在洪生右腿前又踢了一

脚。洪生的臉剎那間變的猙獰恐怖——多少年來，多少的恨都暴洩發了。狠狠再一掌掃在洪成臉上，又一掌掃在另一邊。洪成又一聲暴哭起來。

「阿生！」他母親大喝一聲。他父親哼了哼，跨上一步一掌打去，順勢大力把洪生一摔，摔得好遠，跌了幾跌撞在樓梯角才跌在地上。他一爬再爬已經爬不起來。他的臉他的感覺不再是痛楚；都是恨。都是恨。

盈盈拐拐的跳跑過去，帶哭叫道：「哥。哥。」洪生滿臉淚水，憤恨、悲痛在他揚起的臉上跳動着，在他一臉的淚光閃爍着，一下下。

「你們打我。你們殺我好了。我知道我不是你們要的孩子。」洪生坐在地面，大聲顫抖着喊，「我知道我是你們要丟掉的。我知道我不是你們要的孩子。」他扶着盈盈立了起來，只聽到長長一聲嘶叫，他的衣被撕下了一塊，掉在地面。痛楚正從他的心入了血，痛遍全身。「我知道我們都是你們要丟掉的。你們不要的。我們走。」叫完，他扶着盈盈，邊跌邊拐的咬緊牙根低住那一下下刺入心的痛楚，走向樓梯。

他母親衝上去，跪着拉着他的手——她已淚漫滿臉——苦苦哀求道：「阿生，阿生，你別這麼說。爸爸媽媽那會不要你們。」她的手抖，搖着兒子的手哭着說下去：「阿生，媽怎麼會要丟掉你們啊——」洪生出力甩開她的手。她就那樣跪在那兒，心坎絞痛的望着這對兒女摔跌地上樓，使得這位可憐的母親一驚一驚的伸張着雙手，怕他們就要跌下。她慢慢伸手去抬那塊自洪生身上撕下的碎布。

她丈夫呆了，在一旁，呆着。

6

盈盈八點多下來吃飯。她看看分坐在她面前的父母親——是的，她也感到恨他們。哥十六，她今年也十五歲了。本來她一直只躲在房間裡暗自掉淚，暗自揩淚，哭自己的命運，生來缺陷。她強制住羨慕別人的心；她不能玩，不能跳。唱不出，也笑不出。長大下去，她會繼續失去很多很多。

中一那年，禁不住全學們的招呼 and 心底強烈的渴望，加入她們玩了一次無板籃球。忘記自己那條發育不全的左腿，在全場拐拐擺擺奔跑着。把站在場外的體育老師直嚇得時時替她

捏了一把又一把的冷汗，怕每下一步她就會被撞跌在地。而她奔跑的動作實在滑稽可笑；一倒一直的，有時擋球煞住身子，整個人又像大大地向地面鞠了一個躬才又拉直起身子。跳起來，身子也一邊高一邊低的斜着。初以爲真的能和她們玩下去，到發現場外的全學不住抿嘴在笑，她知道笑她。這時老師正準備換她出來。自那次，她羞於再和同學們玩。她不再跑，不再跳，她躲着人慢慢走，一步一步，她只能夠暗自傷悲。若不是有哥在，也許她已經裝出意外橫死在路上。她想過。

「阿盈，妳好好勸勸哥哥。」母親一邊拭淚，啞聲說：「不要真走了。」

盈盈沒應，一聲不响。的確，她也在恨他們。父親，母親，恨他們……兒女有了這一個缺陷心中有多痛苦？有多自卑？有多悲哀？有多少積鬱？他們不能像別人擁有這一份年齡該擁有的快樂和歡笑。

盈盈腦際飛走着哥哥給她看的那封信，那些作答，那些墮胎不成所生出來的孩子，畸型、有缺陷。哥哥那些話。幾次衝動的想脫口問：「媽……」然而又曠回。

她冷漠的回身，找了幾塊麵包和沖了杯美祿上樓。她父母茫然無助的留在那裡；兩個孩子真已脫離他們了。

「孩子，原諒我們，原諒我們。」那母親在心底頻頻呼喚，嗚咽不停，淚是一行行的湧，一行行的淚却能彌補甚麼呢？

「玉碧，別哭了。」丈夫扶扶妻子，到沙發上靠了下來。

「祖林，這是我們的錯嗎？」她越哭越傷心，又自答道：「是的，的確是我們的錯啊。」

「唉——」男人就會一聲連一聲長嘆。不善於表達感情的臉上也看得到他深深負疚的心。望望妻子不再是十幾年前瘦弱的身子，雖然物質上都給他們夠美好的享受了。然而它們驅逐不去一份內心的苛責。

他還記得玉碧才嫁給他時，操作得瘦身弱質的身影，常常令他暗暗憂心。第一個孩子來時，更在他們眉宇間加深了憂慮、不安，他們的經濟不允許這麼快有孩子。於是買藥吃，想把胎兒墮落。然而，藥吃了，肚子依然隨着日子在漲大着，只好把孩子養下來，孩子滿月生



了出來。第二年第二個孩子又來了。雖然環境已因發了幾筆橫財和生意有好轉了，他們還是不想要這個孩子。墮胎藥吃了又吃，然而第二個孩子依然滿月生下了。以後環境更轉好，孩子年年來便年年生下，梯級般排着。一直到生了安安，一個作醫生的朋友建議他們節育，把種種節育方法，中西的，由未受孕前到未受孕之後，一一講解，自此他們心中有了很深很重的歉疚。他們知道這對長兒女的腿發育不正全，完全是母親吃藥墮胎不成所造成的後果。如今他們已如此長大，他們該擁有而沒能擁有的歡笑是誰辣手捏滅的？

玉碧聲聲哭着。十年了，自她母親逝世那以後，便不會這樣傷心過，淚水積得很多。她永遠想不到，兒子會這樣的長大了。他懷疑到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陷，他能求証，他証實了。「然而，真是那樣的嗎？」她會無數次想推卸責任。

盈盈走下樓梯，她父母又驚又惑的抬頭望着，擔心、憂傷的望着盈盈的每一步下來。然而盈盈只走到他們面前，難有表情的說：「你們去睡吧。哥不會走。」

祖林和玉碧靜呆着，一時不知要表示甚麼。

幾次遲疑，盈盈終於激動的問：「媽——那是真的嗎？」

「甚麼？……」她驚縮了一下。

然而她明白盈盈問甚麼。她知道盈盈也一定看過了哥哥那唯有的一封信。禁不住悲從中來，雙掌急急的捉着女兒的肩，哭叫着：「真的……阿盈，媽對不起你們。」

盈盈一聲衝哭起來，掙開了母親的手奔了開去。她心中又碎又悲又恨。她一拐一跌的扶上樓梯，又把母親的心刺痛入骨。看到孩子這種叫人心痛的奔跑，像是一一次次叫她看看自己的殘忍，害孩子們這麼痛苦。

「孩子……孩子……」

7

洪生和盈盈待其他人出完了，才舉步走向學校門口，他們平日都是這樣。出了鐵門，意外的見到母親慌慌張張，焦急的正張望着，等他們。母親好像已蒼老了好多。看到他們出來，這才展出一朵驚喜的笑，似鬆了口氣，跑過來叫道：「阿生，阿盈。」

盈盈望望母親，不忍心的叫了一聲：「媽。」母親正急不及待的雙手一手一個擁着他們回家。

## 胭脂賦

來東城的列車，是傍晚的時候抵站的。伴着自天邊瀉落來的彩光，慕容蘭君憑着車窗外望，只見郊垣外，疎落的矗矗煙窗，在夕光殘照下，宛似一座一座金字塔，在光波雲影裡幌動。——再走一程，車聲轟隆，眼下霎然閃亮。原來駛落了一道鐵橋，逆着陽光，橋桿像驟然射入眼瞳的箭矢，唬的人急不迭扣上眼簾。待到車子爬上陡坡，車聲才緩靜下來。回頭看，見到橋底下的河床，反了直潑下來的夕光，成金鱗片片的，足似一尾彩華的金魚，婀娜的擺動，直上天邊，幻化成一條發光的金龍。看的伏在窗櫺，半邊臉掩在髮網下的蘭君，不禁呆住了。半晌，才把身子扳回坐椅上，微然抽口氣，伸起蔻丹繫的厚厚的織指，撥理一下天庭上的髮絲，回身向女盥洗室張去。只見門葉在內外扳動，她忙抽身走去。旁邊伴她坐的是一胖頓婦人，才惶忪的睜開眼睛，向自她身上閃過的蘭君問：「東城可到了，小姐？」

蘭君微笑頷首，嘴上說：「眼下就是。」胖婦人滿意的呻笑，偏身去整理一篋厚實的行李，不意車身顛簸，一顆紅熟的蘋果溜滑了下來，往地板上縱跳。婦人啞叫一聲，蘭君敏捷的往前趕，才及上，僵腰欲抓蘋果。不料有人比她手快，旋即抓了起來，直挺挺的站立面前，臉上湧出笑意。一顆發亮的蘋果，很實在的放在她眼簾下。蘭君鎮靜了神，才看清是一個

男人；他潤大的手掌擎着蘋菓，眼睛却放在她的眼上臉上。蘭君突兀的皺了眉，隨即又放寬臉上的肌肉，勾起淡薄的笑靨，把蘋菓接過，回身遞給胖婦人，自己閃身向盥洗室走往。男女二人交臂而過，使蘭君耳根子發癢，走入盥洗室，趁着扣門的剎那，回身以眼梢向他一溜。詎料那男人直是瞪着她。夕陽的光芒注入窗來，把他一邊身照的金亮，另一身投在陰影裡，造成陰陽的奇趣；蘭君無意的多張了一眼，那男人也自然的報以笑臉，蘭君一時慌張，自悔孟浪，連忙轉入室內，背脊靠在門扉上，車子一陣跳盪，震的她全身痠攣。回頭向鏡內看，見到自己撐在企領裡的面龐，一陣紫紅；猛的開放囉喉，水珠噴出，嘩啦一聲，幾連車聲都掩蓋了。她不禁對了鏡中的影子，暗罵道：「真該死！」彼時車廂震盪，她幾不穩的抓實漱洗盆，待震動過了，才對鏡整飾自己。

這趟車走了半日路程，使的她都心神疲乏了。撐着眼皮蓋，小心的塗上眼膏，並細意的在眼泡上加黑，看起來像戲台上的妝扮。但是比之淡素的多；戲台上的近看了，簡直是母夜叉！她當然不是。並且，多少她都暗自歡美自己的美色的。方才，不是有男人對她流注目光麼？從前在學校，她還是公舉的校花呢。每年慈善遊藝會，她都是首席的司儀，穿着一襲曳地白長袍，襟上插了一枝紫蘭花，腦上紮了一記高髻，看了比她實際的年齡成熟的多！一年，她記的好清楚，她的照片還權作新聞的出在報上呢。她住的小鎮，本是人口不多，大家熟口熟臉的。一下子，她的艷名不徑而走。每到她坐巴士車上落時，不期都有一些哨聲和噓聲四面襲來。有次，父親用車子做她上學，當紅燈閃候處，前面一輛貨車靠住，幾個小伙子張大喉嚨喊：「慕容蘭君！……」父親還當是熟人，托了托玳瑁眼鏡，揚起了笑臉，正待招呼，才知道胡鬧，臉色馬上落沉起來。蘭君胸懷抱着書袋，十根手指在彈搓，狀甚得意。父親把黑臉轉向她，她才慌忙的收住笑容，眼光放在街上的市舖，裝成不介意的模樣。詎料，綠燈轉亮時，貨車揚長而去，噴出一重黑煙，薰的父女二人都噲起來，耳畔猶聽到小伙子在唱流行曲：「不能沒有妳……」父親怒吼起來，連聲罵道：「什麼東西，混賬！……」

比這更精采的是，鄰鎮的男生，不期的向她投遞書簡；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她按理都不覆，只是在校舍裡，偷空的時候，和幾個體己的女生拆閱，讀完就笑。並且，幾個人抱頭囁語，大約講起男女之私，突然間爆出笑聲，幾個人彎了腰，笑的僵僵身子，灑而臉根赤紅

，互相扭擰。當時，和她浪在一起的，有一名呼戴文繡的，二人相知甚深，也是金蘭中最相處的一對。後來，文繡畢了業，就到東城去謀事，契別三載，到今年才重聯絡了。不想，蘭君在小鎮上，橫豎也謀不到得意的事，就着意文繡，若東城容得下她，當設計下來，到東城來做事算了。信上她按不住自艾說：「真住膩了，要到外面來看看世面！文繡畢竟善事的人，很快就找到事給她，並且議說，暫時若肯將就，就和她住在一起；很經濟的，同伙共炊，待日後環境好轉，才另作遷計。蘭君自是喜極，寫了一封特長的信，傾吐心曲，語末問起她的終生來！她們中是蘭君居長，當年走的時候，大家都無牽掛的。蘭君雖然鋒頭碩健，但是，鄉下男人她當然不屑一顧，遑論是談情說愛了。好幾次，幾個女生在校園的粉垣下，冒在山檜樹蔭裡，文繡就慨然的問道：「這裡的男生，妳就挑不了一個？」蘭君一手撥弄頭上的長辮，一手支在腰脅上，噘起嘴唇說：「他們？我看不慣！」一面站起來，整個腦袋掩在樹葉裡，看不見她的表情，只聽見她的聲音：「我要嫁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那些人不同，濶險軒眉的，不土氣，不捉狹，堂堂的男子漢！」

當時，說過也算了。豈料，事過三年，蘭君可也真的沒會挑過鄉下男人。父母都很急，但心念女兒是文明人，讀洋書的，也不好強使，只好暗暗歎氣罷了。——蘭君自己呢，偶然也興起擇偶的念頭，但旋之又泯滅了。就是她抓的主意梗，不是嫌人家品性，就是學問面子，挑三揀四，連作媒的也皺了眉，咕噥道：「也沒見過一家姑娘這麼挑剔的。改明兒，連作媒的也罕串門來了！」果然，日後也沒有人上門來了。她家裡一時落靜起來。通家人都背後議論她的不是，衝着臉又不能敷衍；她使性子的功夫，也真了得，好幾次捧杯子碗子，唬得父母團團轉。只有一年破夏，天口轉熱，她們鎮上酬神廟會，戲棚搭的高聳的，鼓樂喧天，方里外側耳可聞。蘭君也擠在看台上，專注在台上的表演，看的入神。偶而才把眼光溜向外方，忽見左首的看台上，一個碩長身軀，眉眼清明，風流自在的少年，對她頻頻注意。蘭君自然的錯愕一下，急迭的把眼光挪回台上，可是腦子裡思念起落。看來這人是外鎮來的，本鄉的男子，她比誰都熟，沒有一個像他一般，偶投眼光，就使她心旌神搖的！

戲散之後，太陽偏西了。蘭君擁在人潮裡，逼的一身子汗。回眸看看那男子，不料，登時臉上黑作一團，唇肉綳緊，一派氣怏怏的神情；却原來，那男子早挽着一個矮他半截頭的



女性，油然的走入人堆裡，倏忽消失在陽光中。——蘭君有被損害的傷感。自己一人走在田塍上，手裡拔起一朵木槿花，碗口大的，花瓣茂榮，開的艷麗飽滿。蘭君一路上晦氣，無容發洩，就張指撕落花瓣，一路向溪流上的水央撒去；花瓣浮盪盪的，順着溪流遠去，襯着淡黃的陽光，一條溪流上盡是猩紅的花瓣，蔚為奇觀。那一路子，蘭君足攀折了幾十株的木槿花。

短暫的羅曼蒂克過去之後，蘭君益發沒有擇偶的念頭了。到最近，和文繡貫通魚雁之後，逐漸談起體己的話，才隱隱然的有點慨歎。她還不是明講，只是暗示自己的落寂而已。文繡不瞭解她的心境，下封信就開慰她一番，並且，附來一張她和一個男人合影的生活照。那照相的技術不好，只見寬別三年的文繡，穿著一件條紋高腰的恤衫裙，領口反開的，敞開的枕在兩腮上；臉盤比前靈秀，並梳了一個側髻，微然的蓋着右邊耳翼，看上去美色嫣然。旁邊的男仕，身材魁梧，肩膀特潤，著一件啡色旅行便服，上頭有一排環扣的新款圖案，表情很靈。就因照相技術欠妥，背景的一重山脈，灰兮兮的掩住了他的臉孔，看也不真切，只覺得這不過是一普通端正的男仕而已。

文繡在信上，並不多解釋她和這男仕的關係。只是約略介紹，他是一家公私機構裡的職員，目前正在找法子，為蘭君在他服務的機構裡找事。蘭君自必感激，隨之去了一信拜託。不久，文繡打來了電報，事情有了着落，蘭君一喜不若平常，就和父母商議妥當，擇日就下東城了。她當夜，喜不自勝，把文繡和男友合攝的照片端詳再三。就是怎樣也看不全他的模樣，因拍攝技術太糟了。她不然的暗忖：「那是個何如的男子？」想了想，也自覺荒謬。那男子與她又何干！她連忙把念頭擰在別處，想到今後去向，不禁幻想橫生。嘴裡自語道：「此去要好好作爲！」當夜，父親也吩咐下去：「小姐明早下東城去了，一應什物，打點齊備。」不久，人回：「諸事俱當。」

東城因響應號召，節省能源，故列車進入市域，仰首看，一片灰麻麻，看不清燈色或月色。按她的印象，大城市總是七彩琉璃的，尤其是晚上，所有的繁榮氣象，都應當表現在入夜之後。但今所見，不免使她失望。倒是街市上的電燈桿，排密密的企立一羣燕子，偶然受到干擾，嘩然的一窩蜂飛去，那景象益覺有趣。——她自盥洗室的窗口，略望了一刻，聽見

有人扭動門把，才省到自己佔用過久了，才急忽的往鏡上看看自己。因位置偏促，不可盡照全身，只見她穿的是小襖及膝圍裙，米棕色的，上面大朵的印花，很嬌媚明霍。對胸是直排的鈕扣，銀角般大，配上腰肢上的寬皮帶，扣頭是一雕鏤形的花案，頸上垂一盈尺的玉青珠圓項飾；眉線細長，一雙明眼被圈線襯的奇亮，遙遙和臨風飄垂的髮絲呼應。偶然的露齒淺笑，完全是閨閣風度！

她閃出盥洗室，模樣比先前卓艷。風自窗外湧入，衝的人們迷了眼。她的驟然再現，不免令座上的男子側目。先前瞪她一陣的男人，也回身向她注視。只見她背後的一輪車光，因車子的震動，顛然的跳灼，把站在車央的蘭君，飄浮浮的擎在空中，足似一個仙姬，忽而撒落塵寰，使衆生失色。尤其，風來的急，把她的長髮張起，成孔雀屏狀，那一雙溜眼在燈火下流蕩；各人都看傻了，幾疑天人下降。

車子唧唧的嘶鳴，直落車站去了。文繡電報上云，她到時將到車站來接她。東城她不熟，真需要一個人照應來着。隨後，車子全然泊在月台旁。一羣搭客，拖着疲憊的身子，趁着幽晦的燈光，往開口處擁去。幾個皮膚黝黑的脚伏，在人叢裡穿插，忙着替老嫗等搬運衣箱。蘭君行裝簡單，只二個竹織箱籠，煩脚伏拾出開口，自己一人蹬着高底鞋，提了化妝箱，在石級處就見了文繡。她一人撐着彩傘，著一鵝黃的單裙，提着手袋，模樣很嫵靜的向她招手；傘緣上灑下點滴水珠，顆顆都反照了遠處的燈光，很是靈明透剔。原來，入夜之後，東城就淫雨了。伴着遠方忽明忽暗的路燈，益發顯出夜雨的淒迷。蘭君站在高處望下，見到文繡陷在雨色和夜色中，一時竟迷惘起來。這多年前的閨友，何竟今夜隔着一重雨色夜色，竟然陌生起來了？她記得清楚，三年前，一個明媚的天氣下，她在密濃的山楂樹下，慨然的問：「妳欲嫁到好遠的地方去，那多遠？」當時，蘭君把頭自葉架中透出來，說：「遠至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審視着文繡，見她頭髮中間分界，兩邊劉海向外翹，不免稚氣，用手把它撥正，然後看着她削平的臉說：「妳就是太傻氣，嫁丈夫也要有志氣。妳日後看我的！」現在，眼下的文繡，很機巧的梳理了一個蓬鬆的窩髮，把原來削尖的臉龐襯成鵝卵形了。真是女人在打扮上的功夫，令人歎為觀止。——蘭君趨前，握着她的手。涼風自側面撲來，二人都不禁打了寒噤。文繡喜中含悲，聲音都咽哽了，只是幽微的說：「蘭君姐姐！」蘭

君眼上也發潮，一圈兒紅的，只差不會淌出眼淚，心想：「怎麼都快認不出來了！」嘴上却說：「再見到妳真好，文繡妹妹，想妳都快想壞了。」心裡却暗念：「時光真也無情，竟三年了。三年，在人生中不算過長，但在一個青春的女性來講，三年却是她最煥發的時光。女人的每一個三年都是很重要的；有時，三年就等於她整個青春！」想着，一時感觸，臉上自然就黯淡多了，連脂粉也烘不起她的鮮美來。

文繡一時摸不清她的心理，只說她旅途勞頓，神形恍惚而已，也不究問，就叫了一輛街車，往下處來了。一路上，文繡都問及家鄉裡的事況，講到歡歡處，二人搖首太息；講到歡悵處，自不嘻笑爛漫。如此一愁一喜，引的駛車的司機也愕然，時不在倒後鏡裡瞄她們。

文繡的住處在街心的大馬路。前方遙見一寬敞的足球場。後院張望，可見一帶青山，迤邐的展向南北。晴時膠濃濃的，浸在一色銀藍的雲氣裡，倒有幾分幽遠的景象。——文繡自質了樓後的尾房，靠近廚室，通過一條甬道，可達一座凸型的平台。上綴嫣紅翠綠的花棚，其中有些是文繡手栽的，也有些據她自己講，是哪位池先生手栽的！蘭君一邊褪換上衣，一邊把頭伸出幔帳來，不明地問：「池先生！」文繡才悟到，她根本不知池先生就是她的男友。上次把照片寄給她，隻字未有介紹，所以無怪蘭君錯愕了。「他就是照片上的哪人，也是他介紹妳到機構裡任事的。」說着，心裡兜溢起一重甜情蜜意，嘴角也泛笑了。蘭君這才走出幔帳來；她換了一襲暗青色的睡袍，四周車着綠花，腰間繫着垂帶，端梢有一鬆脹的絨球，很瀟灑的來回擺動。

蘭君才坐落在她身旁，一掠腦後的軟髮，才高聲發嗔道：「哦，有了男朋友，幹麼早不通知！」文繡說：「真冤枉，不是把照片都寄給妳了！」蘭君別起眉，越發嗔道：「那算什麼，連一個字也沒有，誰知道那是誰來着！」言畢，一手摀住文繡兩腮，推在床上，往她的腋窩裡掬。一時，麻癢的文繡叫苦，一面欲掙扎起來，惟是蘭君力大，饒是怎樣也掙不上來，口中連連央求：「好姐姐，饒了我吧！……」蘭君見折騰够了，也住了手，回坐在床褥上，口裡說道：「你們怎樣認知的，如何履行花踐密約，快快招來！」說時，臉孔故意鼓作一團，滿像個判案的縣官。文繡見狀，感覺滑稽，不覺吃吃笑。蘭君抽身欲撲，唬的文繡青了臉，忙說：「好姐姐，我說就是！」這才把前情細訴。原來呢，這池先生名再雄，原先是

在文繡做事處任會計的。當時，二人由同事，而漸過從，終至成了契友。彼此關懷，遂成了情人。他的爲人呢，文繡臉漲紅霞，才緩緩的說：「是不錯的。有助人爲樂的熱心腸，只是……」說到此，忽而想起什麼似的，嘴上嚙嚙起來。蘭君道：「人總有缺點的，何求全之有？」文繡抬起眼，神色肅然的向她說：「姐姐，我不禁有點擔心。」蘭君站起來，把几案上的燈光移向文繡，照的她一身灼亮。原來她尚未卸換衣服，但燈光直照下，倒顯出她瘦削的臉盤來了。蘭君忽然覺得她有點難看，忙又把燈光擺回先前的方向。心裡有點歉然，她覺得自己對文繡同情的很不够。因一想，臉色不免低沉，旋又發覺自己不端，即時又扳回先早的笑臉，才說：「妹妹，試說妳的。」

「就怕他心不定。好幾回，我都覺得他在敷衍我。我就怕有天我會失掉他！」說着，眼眶裡先是起紅暈，終至拋出珠淚。熱辣辣的，一個勢的往頸頰裡衝，燙的她皮膚酸痛。蘭君及此，也爲難無言可慰，這等事旁的人如何抓的主？愛情這回事，當事人尙且盲目，如何見得旁人就眼明呢！她實只好一手搭在她抽搐的肩上，順手以手絹揩去她的淚汁，用平靜的語態說：「不管愛上誰，愛上了，就一股勁往好處想。不是，誰還敢愛人和被人愛呢！」說時，靠在長型的照身鏡前。背後厚實的貼着她的背影，彷彿一個人變作兩個人，說話也頗帶機鋒：「要愛哪人，就值得原諒他一切！」文繡此時也收住了淚，聽到最後這句，也半懂不懂的，表情依然呆滯。她立起身來，隨便的放下外衣，連裙子也換下了，只剩一身雪白的底衫褲。待到披上透紋淺灰的衣袍，才把窗子推開。見到天空下雲氣甚低，偶有電光閃動，照的遠處的山巒，像一隻沉睡的怪獸，看狀端是怕人。文繡邊理頭髮，邊把髮夾，一件件的攤在几桌上，忽而的問：「姐姐，妳這幾年就沒揀上當意的人？」說着，撥下長髮，把蓬隆的髮窩塌平了，然後戴上頭罩，敷灑爽身粉。

「我沒有妳幸運！」蘭君苦笑說，且坐落在自己的地鋪上。「一旦被我碰上了，我會愛的很認真。」文繡不再答問，只轉身把窗扉掩上，並把簾幕拉下；風來時，震的簌簌作響。此夜風雨瀟瀟，思緒如潮，二人都各想各的，直到吹了燈，聽着浙瀝雨聲，輾轉而不可眠。翌晨，破曉時，蘭君兀的驚醒。只聽廚室裡傳來碗鍋聲，知自己起晏了，忙拾理鋪蓋，趕到盥洗間去。完事之後，早餐已擺妥了。蘭君不禁歉然的說：「可奈太累了，竟睡到日三



竿。」文繡把簾幕拖上，一房清明，却說：「那何妨，今天是週日呢。」蘭君想想也是，低頭進餐，二人說的都是閒話。此不容細表了。

中午，文繡說，約就的池先生，當來拜會蘭君，並將酌談工作事宜。來的時候，是日正中天的晌午。那時，文繡正好整理了中餐，留着一個座位，守候池君的光臨。池再雄是一魁梧的男性，眉粗眼大，看人炯炯有神；顴骨長的兀聳，側看很富線條，頰跟的鬚鬢子，一勁的延向下頷，完全是侵略型的男性！——當文繡介紹他倆時，蘭君才着意的審察他的樣相。見他著一色的銀鈕白衫，上衫袋緣處繡一連環扣的花款，領項上一條斜紋的吊帶，態度很有溫文，照片上看不清的，現在都看清了。蘭君不禁暗暗稱羨：「好一個翩俊男兒！」忽又覺的自己胡渾，猶恐旁人發覺，直把眼光放在碗筷上，那裡的一杯溫熱茶水，朗朗地映出她一臉赧紅。適巧，文繡扭轉頭來，見了此狀，只言是天口熱了，逼的她一身透汗，遂說：「姐姐，要不喝一口熱茶？」池再雄也不避嫌疑，用極曖昧的聲音說：「此地驟晴乍雨，慕容小姐是不慣的！」說畢，在桌面的杯子上，再酌滿一汪熱水，幾乎要溢了出來。蘭君見他行動體貼，恐防踰分，就忙加砌詞的說：「倒還好，想必是昨夜着涼了，心眼兒益發昏花的！」不料，再雄竟抽身起來，一面說：「我到就近的藥房找點現藥來。」言訖，果要往外走。此際，文繡陡然覺的再雄太過了，自己心下一酸，女性持有的忌妒心不免泛上心頭，嘴唇拉的奇緊，哂聲道：「那不必勞累了，現藥我這裡有！」說過，即自廚窗上取下，遞與蘭君。蘭君訕訕接進手裡，只覺的文繡的手幹，血色像褪了，白花花，泌出的汗汁有點寒冷。——她自己打從心窩裡也冷了，只好硬硬的吞下藥丸，垂下眼皮，不敢看文繡，當然也不敢再看再雄。

空氣一時僵起來，三人心裡起疙瘩，誰也不懂如何措辭。倒是文繡有點鎮靜，突然划破寂寞的說：「恐菜都涼了，起筷吧！」再雄雖富野心，那陣子也實在尷尬，自己夾起一塊肉餅，往嘴裡嚼。側眼看了文繡，只見她臉滿冰霜，眼睛裡斥滿妒恨；看了蘭君，見到她披了件絨領密實的絨繡衫袍，胸坦處車了一排波浪式明線，很有女性嬌媚的端坐在那裡；頭髮盤的特高，一柱明淨的項肉，看的人入神。文繡比較素妝，只著了一件窄身的恤衫褲，美國牧童式的，十分輕爽；胸上的潤袋，尚有一個廻旋型的圖案，有一行「愛即一切」的英文口語

一頓飯下來，大家都感到無趣。撤席之後，蘭君借勢到廚下裡料理，留下文繡再雄二人再聽也沒有什麼了。後來，又聽到再雄亢聲的說什麼，但又讓戶外的車聲擾亂了，根本聽不仔細。到了這種地步，蘭君不免憂愁上來。原來三年遠別的膩友，今竟因此誤會，心下不免黯然。有時候，人偶然的私心，真可以摧毀一切。爲了愛情，膩友都可以變成仇敵的！愛情的爲害，莫此爲甚。她想著，不禁泫然，個自一人，走出街外，踽踽走落足球場。此處曠地，太陽毒照在天空，曬的她一頭冒汗。落後，擇一坐棚位置，獨自枯坐了一個下午，到太陽由東游向西邊時，她才失神的回到寓所來，那已是入黑時分了。但，使她驚愕的是，房子裡一片漆黑，她摸着扭亮燈火，赫然見到桌上有一書函，字勢潦草的。她意識到事情不妙，回頭看，見房子裡一片凌亂，衣櫥的扉子搖動，裡面空洞洞。文繡已收拾細軟，離此他去了！蘭君呆了半陣，眼內噴出淚水，視線頃刻變了模糊，看到周遭的一切，都像塗了一重古怪的油彩，完全都扭歪了原型，使人有夢幻莫真的感覺。但，是耶非耶，待到理智清醒之後，一切都感到無稽。世上事，有時瞬息間變化莫測，竟到了超越情理的界限。有時不合情理，到了使人不知所措的地步。——蘭君頹然的靠在床背上，褥上軟油油的，使她如墮舟暈，不曉知覺，但文繡的信，使她驟然清醒了：

姐姐：我走了，原諒我不辭而別。昨晚，記的我對妳講，我擔心有天會失掉他，果然，今天，他先對妳踰分，後又對我坦言，他在外頭另有了人。我的預感完全證實了，我不能再留下來，因我不想親眼看到他騙了我，又騙妳，再騙別人。我決受不了，所以我走了，如果妳願意跟他下去，我當然不能阻使，那要看妳的良知和決心了！別擔心我，我會很好的，只是離開這裡而已。我會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如妳說的，遠至不知道的地方，重新戀愛和生活，也重新做人。希望姐姐珍重，一切都操在妳手裡。最後，向妳致最誠懇的

祝福

妹妹文繡 即日

信讀罷，蘭君兀自在內房坐了一會。她想，詎料她此一來，竟遭逢了人世的大變；一對戀人，瞬息間竟各自西東了。她原先以爲，女人套男人，完全是一種胭脂扣，但竟扣不住。世間之男人也竟多悖情的！扣的緊，也脫的快。愛情這等事，男人和女人都沒有把握的，除非有某種束縛，否則愛，是無法愛的長久的！

又是翌日，鷄鳴報曉。東方日頭方冒出頭，蘭君已搭上回程的列車了。車聲轟隆，她枕在窗畔上，早陽曬滿了她的臉。只見她二目通紅，浮着清淺的淚，望着遠處，那如怪獸般匍匐的山脈。近處一排電桿線，一群受車聲驚嚇的燕子，猛然飛起，遮的半個天黯淡起來。

(七五年六月)

## 蛋

日新中學的鐘樓，終年靜默地在支撐着一個藍藍的天空，那麼宏偉地直立着。那宏亮的音響，總是不斷地在提醒着人們對時間消逝的悟覺。它的確能給人產生一種高尚無比的感覺，的確是一座尊嚴的塑像。但鐘樓的存在，對大山脚一些人來說，已不能成爲一項驚奇；因爲它的形像已逐漸被湮沒在它所敲響過的聲音中。但對住在海口販魚爲生的胡伯來說，就不能一概而論了。當他站在學校的圍牆外，在一個相當距離的角度中，舉頭向鐘樓望去，覺得它的確是在襯托着一種威嚴。尤其在看到那直聳雲霄的尖頂時，他心頭間竟自然地昇起了高傲和滿足。他把那輛跟隨着他幾近卅年，且因魚腥長久侵蝕緣故，車身已分辨不出是甚麼顏色的腳車停放在圍籬外，把那頂帽沿已裂開且沾滿汗斑的毡帽擱在腳車燈上。幾根稀疏又斑白的頭髮像恢復了自由，隨即散落到額角，他習慣地又把它理了上去。又看了看身上所穿着的那套很典型、很道地，只嫌破舊些的藍斜紋唐裝，鈕扣對於他只是一種累贅的裝飾而已。他不停地注意着校內的動靜。一陣很難言喻的愉快正掠過他心頭；僅存的那顆黑而黃的門牙即刻展露無遺。他從腳車貨架上的魚筐內拿出一籃雞蛋來。他覺得這籃蛋很重，它彷彿是負有要爲他奠定某些基礎的使命似的。他咧着嘴，拾起籃越過附設在大鐵門中的小鐵門，帶着



幾分醉意，走向學校。突然有一份崇高的榮耀感浮現在他那張蒼老但却精神奕奕的臉龐上。他摸索着到教務處去。

「阿先生，請問亞歷有在沒有？」胡伯站在門外探着頭，客氣地向教務處內的一個中年人問着。那人抬起頭，向着胡伯端詳了一會，才反問着：

「那一個亞歷？這裡沒有這個人。」說完托了一下眼鏡，又再開始他的工作。

「噢！是剛來不久的，對的，亞歷是我兒子的乳名，他的正名叫秉權，是姓胡的。」胡伯忙着補個明白。

那人煩厭地又抬起頭：「有甚麼事嗎？他在上課，你要就等着。」

「噢！沒甚麼的，亞歷常說雞蛋吃了有補，我在甘榜裡賣魚時收買了幾十粒很新鮮的，現在要拿來給他。」胡伯噲嚇了一大堆。回頭見那人已伏在桌上寫東西，都像不大理會，他自覺沒趣，只好把那一籃雞蛋移放在一個安全的牆角，然後坐在教務處門外小溝邊沿石壁上靜靜等着。這是一種最難消磨的時間，他在那條皮褲帶的袋子裡掏出了兩枚銀角，動作熟練地在捋着下頰的鬍子。

好久沒見過亞歷了。胡伯的確感到非常焦迫的，恨不得馬上能見到亞歷。在幾個兒子當中，亞歷像是他僅存的一點脈博，只有亞歷才能實現他的寄望，才能為他流出血汗的意義定型。他一生顛沛流離、風刮雨洒，目的也就是這麼一點點。他無論怎樣也要保有這一點點僅存的完美；他認為，即使所得的是那麼的少，那麼的短促，他也自然會感到滿足。至少他能藉此得到引証，他那一臉蛻脫的膚色，那一身浮現的筋骨，是在這卅年間被雕塑出來的，這樣他所付出的代價就有得償還了。

胡伯始終是樂觀的，總像有那種把握，肯定地去捕捉每一個虛脫的夢魘。在這個時候，他就像一位剛完成了一座偉大建築的工程師，正在觀賞着那項已完竣的艱巨工程，掛在臉上的就是那榮耀和自豪。

鐘聲响過了。教務處來了幾個人。胡伯把頭探到門邊，眯着老花眼向內張望着，仍沒有看到亞歷的踪影，心裡不斷猜疑着。他又像不好意思再去擾動他們，只有坐回原來的位。他不想埋怨甚麼，只有再等下去，這個等是有個盡頭的，幾十年的時光不都是在苦苦等待

中渡過？在那段混沌的時光裡，營造了一星點的希望，然後把整個人溶化在那渺茫的希望中，就這樣迷迷糊糊地等下去，不覺一等就是幾十年。人往往就是愛這樣憑空捏造，空空洞洞地活着，根本就沒有甚麼。有時就是只爲了那麼一點點，沒想消耗去的却已是整個人的一生。

胡伯看了看那一籃滿滿的雞蛋，又注意着在周圍走動的人。他自信和亞歷之間不會有甚麼距離。帶來這一籃雞蛋的意義並不是在於溝通隔閡，而是深切的關懷。他一定要把這一份成了形的希望堅固地填築起來，把它塑成一座碑。他要從這座碑的內涵看出自己所奔踏過的幾十萬里路的辛酸痕迹。

想起年輕時，他是跟着一批人懵懵懂懂的爬上那艘輪船。當時聽說的是南洋賺錢像淘金，大家所想到的都是一致的，他還猶豫一些甚麼。就這樣拾着一個簡陋包袱，和那新婚妻子跨過那重很長很濶的海。在船上，總拉長着頸子，遙望着那迷濛的水平線。想着南洋的太陽灼人不灼人。

一登了岸就是駐紮在這個海口。那時都卅歲左右的人了；但却像剛剛登上了人生的岸，開始想了一些很雜的事。當他看到妻子嘔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有一團硬硬的將來已凝結在他心間。他知道將開始走一段很長很遠的路程，也就開始擬定塑造將來的計劃。

把汗和海水滲在一起，煉成一滴滴生活的甘露。「魚呵！鮮魚。」當他在生活線上爆開那歷史性的第一聲時，感到整個身體的血液在沸騰着，他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可能是因爲自己果敢的向生命投入而感動的緣故。他倒沒想到那被喊出的第一聲會具有甚麼深長的意義，他不相信那一聲的音量會擴大到整個人生。實在的，他那第一聲「魚呵！鮮魚。」濺開了之後，有一道明朗的去路展現在他眼前。懷在他妻子腹內的那個將來，使他忘却了陽光的曝曬，風雨的吹打；他要在第一個結晶降臨前，吸取更多生命的營養。

每一個黎明都是美好的起點，聲聲脆亮的鷄啼舒暢了他的胸懷。輕盈的步伐，趕落了每一顆草尖夜露。這是一個堆積期望的時刻，在遙遠的前方他已築起了一座燈塔，引導着自己前進的航線。

潮汐起起落落，登了岸一幌就是十年。在這十年內他未曾感到腰骨痠痛的事，只是膚色

已被鍍上一層厚厚的黑金，因此站得更直更有力。那一大段日子裡，真有捨不盡的歡樂。每當傍晚飯後，他會斟滿一杯玫瑰露，觸在唇上沾了沾，嘗一嘗那難得的美味。他要珍惜那每一滴酒，因這酒並不是單靠酒母釀製而成。在那盞幌動的油燈下，他經常會取出一枚古老的銅幣，在桌上逗着三個兒子掬公花。從那個時候起，他就看定了最小的亞歷必會成器，因為他發現了亞歷有遠超他人的智慧。於是，在他載着滿筐的鮮魚進入甘榜兜賣時，他那嗓子竟喊得更清晰嘹亮。

有一樁事，那是他意想不到的，要他在那歡樂的時日裡突然抽出歡笑，這畢竟是一樁殘忍的事。那一天，他帶着一身的魚腥味回到家裡，那病了好幾天的妻子竟要離他而去，這是多教人心疼的事。在這道坎坷的路程上，他將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扶助。可是對於死亡這回事，又有誰能補救。不捨得他妻子離去，並不是爲了純粹恩愛的無聊事，而是爲了那三個孩子。三個孩子都未成長，距離那界線還很遠，這種責任不是男人所能够負起的。但死是那麼的絕情，在那口乾裂棕黑的嘴唇上抖出來的是這些言語：「孩子都小，你要好好去養育他們，再過幾年，就不必痛苦啦，千萬不要再娶人，不要害苦了孩子……」他所聽到的覺得不是甚麼人的語言，而是一枚枚直刺心窩尖銳的針。記不清還有多少累贅，只是片片斷斷地彷彿持續了一世紀那麼長。煩燥和無盡的憂傷同是填塞在他心頭上。從來就沒想過，他妻子會突然在那個時候離他而去。在過後那段孤寂的時日裡，他根本沒想過要娶個填房的事，最憂慮的就是要怎樣使三個孩子越過成長界線的問題。大的太倔強，老二的太慵懶，最小的却是智力超過年齡。這就是問題，顯然是三道不同的軌線，要如何去塑造他們，要緊跟在他們後頭，那是困難的事。但爲了他們的命運，不得不負起那難以勝任的責任。經常被派上用場的教育方式：「你們要好好聽話，以後才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這已是一個準則，除了這些，他也沒法子表達一些甚麼更恰當的。

在那些頹廢的時日，能够補助他對生存產生信心的除了那些酒之外，恐怕已沒有其他的。只有藉着酒精的力量，才有辦法使那三個小傢伙產生迅速膨脹作用；要不然，時日可難捱了，一天一天，要等到何時才不看見他們以鼻涕畫鬍子。本身的虛空是可浸入酒精裡，三個小生命却不能被歪曲，他們一定要像樹那樣。在清醒的時候他也會覺得三個小生命就像三盞

跳躍的小燈籠，總是在他前頭指引着；他因而笑，因而豎立了一座遠景。

當那遠景被拉成特寫鏡頭時，他在海口已躑躅了足足的廿年。不知換了多少隻魚籠，就是這樣把三個孩子的童稚時代裝在舊篋子內丟到海中。雖然他已看到孩子們都在長大，他那雙眯成一條小縫隙的眼睛，又像是在描摹着他們的前途。這也是另一層更重的擔憂，他像是一位導演，要給他們安掛適當的角色。這些事經常都懸掛在他胸間，他總得給他們鋪路，又得關心他們斜落的影子；很明顯的他們的命運都是他將來快樂存亡的關鍵。

含辛茹苦翻滾了幾十年，所要尋求的却遭受到考驗。在他那刻滿生活痕迹的額骨上，所浮現出來的竟是一則悲愴的故事。就是他那自小倔強好勝的老大；容易忘記一切的老二，都相繼像長豐了羽毛的小鳥撤下了他遠離而去。看着他們誕生，看着他們長大，也看着他們叛逆，這挫折就好像一堆已經被疊得高高的積木忽然倒塌似的，怎不使他感到失望。他想不出這是甚麼因果，只覺得這可能就是命運，是一回無可奈何的事。養育可能只是一項義務，而當兒子長大都有自我放逐的傾向，他只冷漠的承受，還苛求一些甚麼，這或許就是人所以生存的目的了。他雖然不能擁有整個完美，但也未必已完全失去；那就是他看到讀了很多書的亞歷。這是最後的一份寄望，他要慎重地把持着它。他要用那份更堅忍的毅力持續下去，去築造一份不易擊碎的歡樂。不過他的旨意只在於獲得，而不在於短暫找持久。當他看到亞歷伏在燈下翻着書本苦苦研讀時，他即刻又斟滿了一杯玫瑰露，放到唇邊沾一沾；却偶然在鏡子上看到僅存一顆門牙的自己。

這些都是卅年內的疤痕，一雙眼，等都等過去了。他還要等多久？胡伯耐着心看着那一籃雞蛋；它即將被移交，在這程序中，他希望亞歷能夠從這一籃雞蛋領會到他多麼關懷着他，而這關懷並不是出自某種自私慾念的，如果說有，那也只不過是一些尊嚴的事。像剛才他第一眼看到這座鐘樓時，那股榮耀感即刻在他心間升起。他假想着亞歷會以甚麼姿態出現在他面前；但這些片斷都是往美好那一邊想。這是人的常情，當一個人抵達他的目標時，想的不外都是一份完美。尤其是他看着那一籃又鮮又大的雞蛋。他環顧四週，希望會奇蹟地看到亞歷，卻不見一個人影。他又沒意義地看了那幾級高且滑的石階一眼，這是意外的觸及，却莫明其妙地產生了一種攀不上的痛苦感覺。



又一陣下課的鐘聲在他那焦急的心情中揚起，他即刻開朗了起來，眯着眼睛到處搜索着。這回有許多的人走向教務處；有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地以睥睨的眼光盯着他，但有些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在這個時候，在那道走廊上，那個轉進教務處的彎角，一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年輕人出現了；那年輕人衣著整齊，褐色長褲，白色長袖恤衫，結着領帶，黑而滑亮的皮鞋，手彎裡夾着一疊簿子和幾本厚厚的教科書，一副威嚴十足的裝束。那個人就是他等待了多久的亞歷。

胡伯迅速地从小溝邊沿的石堤上站了起來，最先展露在他臉上的就是那顆僅存的門牙，這已是他笑的特徵了。這並不是那種久別重逢的喜悅，是因為看到自己的兒子能够在這開中學裡執教而引以為樂所使然。他所消耗去的卅年生命，以及那些血力和汗水，所凝成的代價都被濃縮在亞歷這個威武的形像上。於是，他肯定地把握着這人生的密度，美化着這時刻。他笑咧着嘴叫着：

「亞歷！我給你帶來一籃很鮮的雞蛋。」

「亞歷！我給你帶來一籃很鮮的雞蛋。」

當亞歷懷着下課休息的輕鬆心情轉過那彎角時，就看到有一位衣著襤褸的老人坐在教務處前小溝邊沿的石堤上，在這剎那的意識裡他只覺得那老人很像他父親。可是在空閒却盪起了這句話，他才肯定真的是他父親。在走廊上的幾位同事和學生，都把好奇又驚訝的眼光齊集在他身上。他心裡即刻佈滿了一種可怕的念頭；他要剷除了這個老人。這是自他成長後所遭遇到的一個最惡劣時刻，他內心在痛苦沖擊着，幾乎要昏倒下去。他父親是不應該到這地方來找他，因這麼作對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父親為甚麼不能體諒他這一點苦衷。尤其是看到他父親那滑稽的臉型，那兩片誇張的顴骨，在兩眼的淚草間托着兩團黃黃的眼屎，以及滿身的魚腥味和酒臭這副狼狽樣相時，更產生了一股惡感。誰會了解他那十多年來日思夜想，費去多少精力和忍受了多少耻辱才堆築起來的地位和尊嚴，竟在這剎那間輕易地被他父親這副樣相推倒的悲哀。他的確是感到有一層東西從身上滑落，似乎是永難補救和挽回的滑落。

他暗地裡在埋怨他父親不應該在這場所出現，因為這樣會致使許多事情被改觀。他承認

他們父子之間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尤其是在他大哥二哥分家後，他更覺得自己對他父親的重要，而他父親對他自小到大都是比較偏愛的，他總不能抹殺他父親對他的撫愛的事實。他都一直在想，一定要找個好日子過。也想過地位和權勢問題，因為他受不了這社會裡那殘缺腐敗的人為制度的欺壓，他一定要從這些縫隙裡鑽出來。他要把握一些時機，即使不能站在巔頂，至少也得爬到一半；這是經常隱伏在他心底的誓言。想那段在高中畢業後，在火車頭街美輪茶室門口擺賣尤魚薤菜的狼狽日子，那時真的是痛苦得要自殺。他雖失意但却清醒，他被侮辱也能容忍。當然，他是在等着時機，那張成績不理想的劍橋文憑仍然有一股力量在支撐着他。他躊躇在街邊並不是沒意義的，那是他想強迫自己去染上一些保護自己的色素。儘管人家一直都正面呼他「尤魚薤菜」，在他內心被激起的却是一股不可磨滅的信念；總有一天他會站在人家頭上。

「你們要好好聽話，以後才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這是他父親的一句正統教育準則；在他耳際裡幾乎塞滿了這句話。想起來它不但不會沒有意義，而且還會經產生過作用。他是完全接受了這份教育的熏陶，他的有今日就是在這個準則下塑造而成的。

這雖不能說全部是屬於他父親的功勞，但他總忘不了那段日子；在每個黃昏裡，他總是坐在他父親的大腿上搖着當馬騎。那時都七歲了，他父親却仍把他當嬰孩看待，抱着、搖着。現在想到才知道那竟然是一種手段，能使一個人在成長後反省，在人道立場上會把自己分割，留下一點點還給他父親。他說不出這種悲哀的苦澀味道，他是把淚水吞下肚子裡的。

他母親死時他還未滿十歲，他不懂死別是怎麼回事。當時他看着那紅色棺木，心裡頭只覺得它有些微恐怖。他母親入殮時，他知道這就叫做死，但怎樣也醞釀不出一點悲哀來。沒想到在遠隔他母親去世十多年後，在鑑定他自己的那一天，當他手裡拿着那封教育局來的通知被接受RTC師訓的信時，在他心間突然出現了一個空缺。這是他許久以來都未曾感覺過的；站在他身邊的是他充滿愉快神色的父親，那麼那空缺位置就是他母親的了。他不明白為甚麼突然會產生這種感觸，最後他只是默默地追補上一陣哀傷。

那陣淡淡的哀傷無形中却在激勵着他，使他在「做人」方面顯得更積極，甚至在進行要求。這也並不意味着是爲了要彌補那個空缺，而純粹是爲了要一個充實的自己。因爲他總算

混過了一些日子，看過了一些事物；雖不能說已完全透視，但多少已有所悟覺。知道一些關於人要擠身現時社會裡，必須具有甚麼條件，要以甚麼形態出現，要不然掙扎一生，得到的也只不過是一個卑賤而已。

幾個人能從卑賤中躍昇位置，那種爭取幾乎是亡命的。而他却能在那些勢利的吶喝聲裡伸張起來，這不應該被列為一則意外。他懂得利用時間，珍惜時間，那些逝去的每一分一秒，都被他啃嚼得零零碎碎。他勞役自己，策劃自己，決心要在這恐怖的人的區域裡樹立一個標誌，使人認清那些庸俗的界分。

無形中他已變成一位探險家，在他內心始終潛伏着一股要征服這座險峻高山的強烈意志。他知道在學步上山之前他渺小、低賤，永被人唾棄。如果有一天能够在山的頂點豎立一面旗幟，他想那時的他，將會是一位偉大的人了。但這些行為和手段，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性，而是那些頑強蔽塞的壓力。

他還記得在第一天踏入教室，即面對着一件關係到他成敗的考驗。那幾十對黑亮的眼睛都驚奇地注視着他，而且都像充滿着懷疑心理；有的在窃笑，有的在低聲議論，就是在那很低低的聲音中，竟然撞出了「尤魚雍菜」這敏感的四個字。他心頭一縮，幾乎不能控制自己，雙手在攪抖着，拳裡握的不知是一些甚麼，雙眼逼視着發出聲音的角落，他要找出迸出這句話的人。但在經過片刻的自我審度後，他放棄了這個衝動的念頭，覺得如果用野蠻的暴力手段去對付一個十五六歲的學生，未免太過份，也太認真，何況那句話根本就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新的起點，他更應該冷靜地去接受，而不是蠻橫的抗拒。他應該設法使到他們對自己的信服，不應該因一點點的自尊而以對峙形勢去形成兩個極。於是他向他們講第一次話：「你們都是幸運的，都還不懂甚麼叫痛苦，有一天你們會發覺，人為甚麼會有等級，為甚麼有恭維，為甚麼有奚落這些事；這是一個例外的課題，你們應該去認識。這是個甚麼形式的社會，甚麼事都要強調，你們一定要去懂得這個道理。」他不管他們能否領會這些話的意思，他只在於企圖使那遭受揶揄的自尊得到伸張。

他堅信，這只是時間問題的事；有一天，他們對他總會改觀的。空有一個威武的外表，並不能產生任何信服作用，最重要的還是得對症下藥，以那些他真正學到的東西，輸送給他

們。只有這樣才能在他們的眼中建立一個完美的形像。

經過了一段時日，他自信已能跨着穩健的脚步。他那卑微的形像已逐漸焚化在幾何代數的公式中，至少自己能感到已爬上了較高的一層。他期待着的是那輝煌的日子；當在畢業刊上看到自己和名字，尤其是加在名字後頭的導師字樣，他將會因激動而落淚，他將會想起他父親那張宏亮的嗓子。這是一個事實，他父親已利用了那嗓子喊出一些東西來了。他要告訴他父親所期望的將來已捧在手上，他要多買幾瓶正庄玫瑰露。不過單靠這幾瓶玫瑰露的表達是不够的，因為從他父親身上所流出的血汗何止這些呢。總之他會把這個既成熟又美好的將來全部奉獻給他父親。

一切都在進入秩序。在每個大清早他都作健身運動。可是他沒想到這個走慣了的彎角，在今天竟會造出另一個起點，可能嗎？這是非常矛盾的事。為甚麼會承受不起他父親這個寒酸的外形，這不是一座經歷千萬苦難的銅像嗎？為甚麼要去貶低它的崇高實質。他知道，他父親在這些年來始終保持着這個模樣，根本就未曾改變過。在以前他並不覺得這形像的卑微，在此刻却覺得這形像不但襯托不起自己，反而使自己潰塌。變質的不是他父親，顯然是他自己。因為他已脫離不了那可悲等級的蠱惑。

終於他提起那雙沉重的腳，一步一步地走到他父親面前。

「這籃雞蛋很鮮，我才在甘榜裡收出來的。」胡伯仍舊欣喜地在說明這籃蛋的來歷。

「我已不吃雞蛋，你拿來做甚麼？」亞歷雖繃着臉，却仍極力地挽住自己，壓着氣說。

「這些蛋特別鮮，你留下來啦！」

「我說不吃就不吃，你拿回去賣掉算了。」亞歷壓在胸間的那股氣，似乎已從縫隙間洩漏出來，掛到臉上去。胡伯這時對亞歷的舉止才感到詫異，覺得事態的不平常。他看着亞歷，還端詳不出甚麼究竟，只是看不到亞歷臉上的笑紋。他又追問着：

「身體不好嗎？還是工作太重？」

「不是，甚麼都不是，你不明白的。」亞歷看了看周圍那幾個人。

「我活了六十歲，有甚麼事不會明白，你說說看。」胡伯強調着自己的人生經驗。



「我不能說，你回去先，把雞蛋也帶回去，過幾天回家我才告訴你。」亞歷半懇求地說。

「亞歷，我是你父親呀！你爲甚麼不敢當面講。」胡伯總以爲亞歷是遭遇到甚麼困難，一定要他在這個時候說出原委。很自然地就強調了一句他和亞歷的關係，像是在提醒亞歷。沒想他所強調的就是亞歷最忌諱的事。亞歷的臉即刻浮現一層難看的神色，幸而那份良知仍在攀纏着他。

「我說過，沒有甚麼就是沒有甚麼。」亞歷回復平靜地說。

「沒甚麼！你爲甚麼不吃蛋？」胡伯在重複着。

「我只是不想吃，沒有爲甚麼。」

「蛋也是你要我給你留的，你說每天要吃兩個，這一籃蛋我等了好幾天才收足。」胡伯指着那籃雞蛋說着。

「現在拿去賣也沒關係，也可賺回一點。」

「講來講去到底是甚麼？要賣我就不收來了。」胡伯有點不能忍受的樣子。

「不管怎樣，你還是帶回去。」亞歷略帶命令的口吻說。

「亞歷，你好像變了，以前你不是這樣的。」胡伯已顯露出些微失望的樣子。

「多講也沒用，爹，你回去吧！以後不要來學校找我。」亞歷說完了這段話，也感到不安起來。

「有誰不肯？誰不知道你是我兒子。」胡伯有點生氣，向周圍看了一下。

「就因爲我是你兒子，所以不要來找我，這樣子很不好看。」

「有甚麼不好看？」胡伯逼視着亞歷。

亞歷沉思了片刻，在極端矛盾的情形下，他終於把他不應該講的話說了出來：

「因爲你滿身魚腥味和酒味，又穿着這樣破爛的衣服，人家會看不起我。」說完他隨即把視線移向天際的空茫裡，沒勇氣去面對一個即將有所改變的事實。

胡伯這時才恍然大悟，亞歷始終不肯說出來的，就是這個苦衷。但他很了解亞歷，這不可能是出自亞歷內心，而必定是遭受外在壓力所驅使。胡伯像被一塊硬物噎住喉腔，分明不

再是以前那團將來，他用力一咳，是一團黃而濃的痰。他拾起那一籃雞蛋，悵然地跨下那光滑的石階。可能是一時心神恍惚，脚步失去了平衡，竟滑倒在小溝的邊沿上。那一籃蛋即刻被摔出了一段距離，都碎裂了，一個個蛋黃在溢流着。亞歷急忙上前把胡伯扶了起來：

「爹，你怎樣？跌傷了沒有？」

「我沒事，那些雞蛋？」

「雞蛋破了。」亞歷只是應在喉裡。

胡了看着那一堆破爛的雞蛋，像有一個要點已被估據似的，一股悲戚慢慢地從他心底深處升了上來。嘴裡喃喃地唸着：「雞蛋都破了，雞蛋都破了。」

亞歷也看着那一堆蛋黃，心間不覺也浮泛起了一陣虛空；有一些東西跟着在碎裂，滑落。此刻他才悟覺到自己根本還沒進入秩序。

鐘樓已敲過了沉重的十二响。這十二响只是一個觀念，真正能產生意義的是在那十二响以後的事。

（稿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大山脚）

# 書評

馬華文學，溫任平等著。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  
一五六頁，港幣八元。

如果你從廣告上看到「馬華文學」這本書的出版消息，如果這本書是在香港或台灣出版，如果你是馬來西亞的讀者，你一定很想知道這是一部怎樣的書。或許你還會想：這本書名既叫「馬華文學」，那麼它包括了些作品呢？是不是收入小說、詩、散文、戲劇、評論等呢？或者它是本有關馬華文學的論文？它收輯了那些作品呢？七十年代的還是六十年代的？這些作品是否够格出版給另一個區域的中文讀者欣賞呢？如果你是港台讀者，你或許會說：「馬華文壇交出作品來了，且看是甚麼。它比我們的作品如何？」

翻開「馬華文學」，不論你是那一個區域的讀者，你可能感到驚訝。爲甚麼祇有詩與詩論呢？原來它是「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如果你會是「純文學」的讀者，你會發覺，你原來拜讀過它了。（「大馬詩人作品特輯」刊在香港「純文學」六十五及六十六期，附溫任平的前言。）

本書收入十四位大馬詩人的作品。他們是溫任平、淡瑩、王潤華、沙禽、溫瑞安、方秉

達、賴瑞和、子凡、李有成、歸雁、賴敬文、陳慧樺、藍啓元和林綠。其中陳慧樺、溫任平、溫瑞安兼有詩作與詩論；林綠、賴瑞和、方秉達則只有詩論而無詩作。其餘諸人只有詩作。此外有一篇附錄：「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作者賴瑞和。

作爲一個「特輯」，它的目的只是讓星馬以外的中文讀者有機會讀到大馬詩人十三年（至七二年）的努力與表現。而詩作，在馬華現代文學中，正如溫任平所說，是較有收穫的一環。如果以「馬華文學」爲書名，使人非議的地方就不少。有人會說：「馬華文學難道只有詩與詩論？小說呢？散文呢？」或者「這些作品是否能代表整個馬華文學呢？」而「寫實主義者」會說：「難道我所寫的不是馬華文學？」不過，本書英文名是「Selected Works by Malaysian Chinese」，多了個「選」字，就公正多了。

■ 張 瑞 星



# 風訊

□「元代散曲文學研究」是雲起時先生的專題學術性論著。本期刊出第一章；另外三章將在本刊連載。

□邁克談的是一張三十多年前的舊片，一般讀者也許不易看到。但批評文章的「美麗」，在於它表現人怎樣應用頭腦，這和小說家及詩人應用想像力是同樣耐玩味的。

□本期的三篇小說，各有特色。潘友來的「我兒我女」，題意甚佳，有些場面「戲劇化」(Dramatized)得相當有力。和「我兒我女」相比，「胭脂賦」及「蛋」則幾乎全以「心理動作」來發展，表現的都是一種悟和覺醒。

□本刊收到的稿，以詩最多，散文較少，小說和批評最少。我們發現，年輕的新作者幾乎全是寫詩的。這可能是一種趨勢或風氣，但更可能是，有一種錯誤的觀念造成年輕的作者認為寫詩是最「容易」的。由於本刊不是詩刊，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小說和批評來稿。

□鄭百年談莊子和惠施的因緣，筆調輕鬆活潑，流露了上交古人的快樂和神往。

□溫瑞安的創作力近來非常旺盛，同時也在設法建立自己的風格，拋棄了現代詩中常見的晦澀的象徵和未經整理的自由聯想。「破題」是情緒的抒伸，興盡詩也就結束了。

□本期封面設計人陳銳利，是新加坡南洋美專學生及該校中國畫研究會主席。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蕉風文叢

##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定價一元）

##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售完）

##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晉拉笛夫的第一本特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購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鈴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定價一元）

## ●藜藜的「藜藜論文集」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集，較偏重在詩、詞、曲方面的研究。（定價一元）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0 期 ● 一九七五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